



吳祖光戲劇集之一

# 捉鬼傳

吳祖光著

捉  
鬼  
傳

吳祖光戲劇集之一



3 0614 2525 6

854 6  
433-18  
2

1

# 全劇人物

小二子  
 賽楊妃  
 賽天仙  
 齊人  
 金鑲玉  
 易根毛  
 溫老板（即委屈居士）  
 鍾馗  
 牛魔王  
 屠窮（即冤枉山人）  
 屠金花兒  
 京兆尹

衙役甲・乙  
 皇帝  
 太監  
 站殿將軍甲・乙  
 韓愈（即閻王）  
 盧杞  
 閻王  
 判官  
 牛頭  
 馬面  
 周倉

## 全劇分幕

第一幕 第一場 千餘年前，京城，茶園。

第二場 金鑾殿

第三場 閻羅殿

第二幕 第一場 茶園

第二場 牛府夜花園

第三場 夜花園

第三幕 夜花園，千餘年後的現代。

## 第一幕

## 第一場

登場者：

小二子 賽楊妃 賽天仙 齊人 金鑲玉 易根毛  
 牛魔王 屠窮 屠金花兒 京兆尹 衙役甲·乙

溫老板 鍾旭

距今千餘年前，正當某朝皇帝在位時候。

帝王之都，高山朝拱，綠水環流，宮殿巍峨，高聳雲霄之外；樓臺層疊，排連山水之間。

城廂荒僻小徑，一處茶園。

茶園甚寬敞，桌凳三五，四週有短垣圍繞，側面有茅屋一椽，是老板一家的住室。黎明，有曙光自東方亮起。

長安城曉鐘初動，四下裏雄雞亂鳴。

雞鳴鐘響驚起了老板娘賽楊妃，將兩扇緊閉的窗榻支起，紅日穿窗而入。

宮闕樓閣隱隱於雲霧之間，園內花紅草綠，一派春日晴和光景。

賽楊妃伸個懶腰，睡意猶濃，探身向外折花插在鬢間，顧盼風生，楚楚動人，愈顯



得徐娘風緻。

賽楊妃探頭窗外，見屋簷之下，兩張茶桌拼起，堂倌小二子將被子蒙頭蓋臉睡得正好。

賽楊妃眉峯微皺，推門出來，輕移蓮步，款擺腰肢。

賽 (低喚) 小二子！小二子！天亮了！

〔小二子身軀蠕動，囁語喃喃，忽哭忽笑，亂成一片。〕

〔賽楊妃欲前又止。〕

〔小二子索性打起鼾來，聲若雷鳴。〕

賽 (上前) 小二子！(搖撼他的肩膀) 天亮了！起來！起來！

〔小二子雙腳一蹬，把被子踢開，露出兩隻光腳板來。〕

二 (扎手舞腳) 好乖乖，別鬧！別鬧！

賽 (啐了一口) 該死的！你亂說什麼！誰跟你鬧！

二 (一驚，坐了起來，直着兩眼發呆) 啊？啊？

賽 (生嗔) 啊？啊？天亮了，客人就要上門了。(見他還在發迷瞪) 還不快起來！

〔小二子慌忙跳下地來，捲起被蓋，清理什物。〕

賽 (忽然滿臉堆笑) 喂！聽我問你……

二 (站定) 是！老板娘！

賽 我問你呀……(有點說不出口) 你剛纔在幹什麼？

二 (茫然) 沒有……我沒有幹什麼……

賽 誰在跟你鬧？

二 (不懂) 跟我鬧？

賽 我剛纔推你起來，你說：「好乖乖，別鬧，別鬧……」那是說的什麼？

二 (呆住) ……

賽 好乖乖，誰是你的好乖乖？

二 (想一想，低頭，紅臉) ……

賽 你是在作夢？那好乖乖是誰？

二 沒有……什麼也沒有……

賽 (咄咄逼人) 是誰？是誰？你臉紅什麼？

二 (慌忙抱了鋪蓋，跑到屋裏去了) ……老板娘……

賽 (指指點點) 哼！毛頭小夥子，都學壞了。

【小二子在裏面一聲不響。

賽 小二子。

二 (在裏面) 唉。

賽 你出來，別害臊。

「小二子挨挨蹭蹭地走出來。」

賽 (抓住小二子的手) 你別害怕，告訴我，我不告訴別人，好乖乖是誰？

二 (又像哀求，又像撒嬌) 沒有什麼乖乖，老板娘……

賽 (笑得花枝亂顫) 難道是我？

「正在情意綿綿之時，內室中走出來賽楊妃的女兒賽天仙。」

天 (目光閃灼) 媽喲！

「賽楊妃連忙放了手，小二子溜開打掃桌椅去了。」

賽 (掩飾地) 女兒…… (走近前) 你臉洗好了？

天 (狡猾地) 洗好了。

(端詳) 擦的什麼粉？

天 媽，鵝蛋粉。

賽 塗的什麼紅？

天 胭脂紅。



賽 頭上戴的什麼簪？

天 連環碧玉簪。

賽 讓我看看，鬢角別的什麼花？

天 你不是看見了？海棠花。

賽 再讓我看看，你穿的什麼襖？

【賽天仙撇了撇櫻桃小口，像「時裝展覽」般的把身子轉了個彎。

天 媽，今兒個你怎麼這麼多話？你不是都看見了？

賽 (無語以答)……

天 (狡猾地低聲)媽，我也看見了……

賽 你看見什麼？

天 (抓住賽楊妃的手，指一指正在作灑掃之役的小二子)你跟他說你是他的乖乖。

賽 (笑罵)吃起你媽的豆腐來了！(不免赧然)你那死鬼爸爸起來沒有？

天 (也就趁此下臺)爸爸翻了個身，又睡着了。

賽 (一轉身)我去叫他去！

天 是我搖撼了半天，把爸爸叫醒了，現在正歪在炕上抽煙呢。

賽 這個老不死的，怪不得人家管他叫溫吞水，就是這麼死樣怪氣的，（一邊說

一邊走）天塌了他也不管，太陽上了窗戶，客人就要上門了。

〔賽楊妃揭簾入內室。〕

〔小二子暫停灑掃，回身向賽天仙做個眉眼。〕

天 （趕過去）小二子我問你……

二 （笑嘻嘻地）你說，你說。

天 到底有沒有好乖乖？

二 有的，有的。

天 好乖乖到底是誰？

二 （偏着頭）你說是誰？

天 是我媽？還是我？

二 你猜猜。

天 （想一想）是我媽？

二 會是你媽？

天 不是我媽？

二 （歎口氣）隨你說罷……

天 (嘔氣) 隨我說我就說是我媽，反正不會是我。

二 (憂鬱地) 你還不明白我這份心，(自言自語) 任憑他睡裏夢裏，哪一時一刻能忘記你……

天 (感動地) 小二子……

〔兩人四目相視，不盡依依。〕

天 小二子我幫你收拾，幫你生火。

〔兩人擺好桌椅，生起風爐。〕

二 (欣然) 把大門打開罷。(開一扇大門) 門迎珠履三千客……

天 (接唱下句開另一扇大門) 戶納東西四季財。

二 大門大打開。

天 黃狗爬進來。

〔齊人黃衣黃帽氣概不凡，搖擺而進。〕

齊 (不悅) 這叫什麼話！

〔小二子閃立一旁。〕

天 原來是齊大將軍。

齊 (大模大樣) 既然知道是我大將軍，爲什麼罵我黃狗呢？

天 先前只看見一片黃，不知道是大將軍。

齊 (揀一處座位坐下) 噢！如果知道是我就不會罵了。

天 如果知道是我我更罵！

齊 爲什麼呢？我得罪了我的小賽天仙麼？

天 你答應昨天給我跟我媽送珠花來，爲什麼沒來？

齊 (仰天大笑) 不要提起，昨天我剛剛退朝回家，換上便服要來你們這兒，誰

知皇上降下旨意，在宮內御花園召文武大臣賜宴，飲酒賦詩，吃到夜半纔散，我是大醉而歸……(湊向賽天仙臉上) 你聞聞我嘴裏不是酒氣薰人麼？

天 (推開他) 臭死了！

齊 (得意之至) 哈哈……

【小二子已經氣得牙齦癢癢地站在賽天仙身旁。

齊 小二子，怎麼直眉瞪眼的，還不快給我泡碗茶來。

二 (伸手) 拿來！

齊 拿什麼？

二 齊大將軍，您已經十天沒付茶錢了，我們這小茶館賠不起，前債未清，免開尊口，您付了錢再喝茶吧！

齊 (略窘) 笑話！這是說我沒有錢！

二 (躬身) 沒有這個意思，您的錢太多了。您是大將軍能沒錢麼？

齊 你挖苦我？

二 小的不敢，小的也沒吃過狼心，也沒吃過狗膽。

天 小二子，你少說幾句。

齊 (反而跳了起來) 你敢跟老子頂撞，老子當年率領八十萬大兵殺撻子的時候，你個小雜種還縮在你媽的肚皮裏沒有鑽出來呢！

二 (反唇相譏) 八十萬大兵？你要是有一張葱油大餅吃就算很不錯咧！

齊 (以拳擊案，暴跳如雷) 反了！反了！

〔賽楊妃自內室奔出。〕

賽 怎麼了？怎麼了？

齊 (見有人來，越發神氣) 好！目無官長，目無法紀！

〔齊人衝前要打小二子，小二子毫無所懼，挺胸相向，齊人反不敢動，兩人相持不下。〕  
大將軍，不必認真吧，他是個小孩子，不懂事。

齊 小孩子，這張嘴比大人還刁，看我等會調動十萬御林軍，把他的舌頭割掉！  
二 一共有八十萬大軍呢，那七十萬到哪兒去了？

賽 (怒喝) 小二子，不許你說話！

齊 (拚命撐面子) 非割不可，非把他的舌頭割掉不可！

二 (把舌頭吐得老長) 你割！你割！

賽 (打小二子一記) 不許說話！給齊大將軍泡碗茶來！

二 他十天不給錢了……

賽 不許說，去，去！

【見賽楊妃板起面孔，小二子只得低頭去茶爐邊倒茶。

【門外一先一後走進來風流瀟灑的金鑲玉和克苦克儉的易根毛。

【齊人已經得了面子，自去坐下。

【金鑲玉和易根毛找個座位，對面坐下。

賽 (坐在齊人對面) 女兒，去招呼客人。

【賽天仙嬈嬈婷婷走向前去。

天 兩位客人要吃點什麼點心麼？

易 吃了出來的，不餓。

天 泡什麼茶呢？

金 龍井罷，給我加幾朵玳玳花。

天 是了，這位客人呢？

易 (起立拱手) 謝謝小娘子，我不渴，不想喝茶。

天 可是我們這兒是賣茶的人家啊。

易 (再起立) 不必客氣了，我實在是喝了茶出來的。

天 那您還是回家歇歇去吧，我們這兒是作賣茶生意的。

易 (茫然) 鑲玉仁兄，不買她的茶不行麼？

金 (點點頭) 但憑於你。

易 也好，給我來半杯涼水吧……

〔賽天仙啐了一口，頭也不回地去了。〕

金 (指點着賽天仙的後影，吟道) 分明閉月羞花貌，端的沈魚落雁容，想是嫦娥憐寂寞，憐寂寞，憐寂寞…… (走了三步，想了許久時候) 等閑偷出廣寒宮。

易 鑲玉仁兄吟得好詩。

金 根毛兄有所不知，這女子天姿國色，小生一見神魂顛倒，不知東南西北。

〔小二子纔把茶泡好，見賽天仙過來。〕

二 (切齒) 別理那個姓齊的，別跟他要什麼珠花！

天 他是個將軍。

二 聽他放屁瞎說，他是個騙子！

天 你纔瞎說呢！

二 那怕他只開出一個御林軍來，我就把腦袋輸給你。

天 （搖手）等會兒再說，等會兒再說。

「小二子憤憤不平，捧茶過來，走在半路就地下抓了一把土傾入茶碗裏，過去擺在齊人面前，退立一邊。

齊 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很好很好。

「齊人將茶端起，一飲而盡，甘之如飴，小二子注目而視大以為奇。

「這邊賽天仙捧茶到金易兩人座上。

金 （色迷迷地）有勞小姑娘。

易 這半碗涼水，可是不要算錢的？

天 作生意的地方，那有不算錢的道理？

易 （急了）涼水也要算錢！要算多少錢？

天 要兩分銀子。

易 （跳起來）這麼多！（指金鑲玉）那麼這碗茶呢？



天 一分銀子。

易 (狂怒) 怎麼？反而我出得多！

天 我們這兒沒有賣涼水的規矩，你打破規矩就得花錢！

易 (混身發抖) 你殺了我頭我也不給！

天 (杏眼圓睜) 你的頭值幾個錢，非給不成！

「那邊驚動了賽楊妃過來問訊。

賽 吵什麼？吵什麼？

易 沒這個道理，我爲了省錢，纔要這半碗涼水，她倒要收我雙份的錢！

賽 您不曉得，這是我們的規矩，碰着喝涼水的客人，照例是不收茶錢的。

易 那就對了，這兩分銀子算是什麼？

賽 一分是桌子錢，一分是板凳錢，涼水奉送不取分文。

易 那麼他(指金鑲玉)爲什麼不收桌子板凳錢？

賽 收他的茶錢，桌子板凳奉送，不取分文。

易 (愣了半天) 這個錢我可以出。

賽 這就是了。

易 不過我出了錢，這桌子板凳我得抗回家去。

賽 您好精的算盤，這是租錢，不是賣的。

易 (又想了半天) 這樣，(一屁股坐在地下) 我不用你的桌子凳子，(把半碗涼水喝掉) 我反正不給錢。

天 (喊) 坐我們的地皮，要給二兩紋銀。

「小二子挺身上前。」

易 (狂喊) 救命呀！搶人嘍！有強盜呀！

「齊人攘臂上前。」

齊 (旁若無人) 吵得不像話了，看本帥把八十萬御林軍調來，將爾等小醜一鼓殲滅！

「金鑲玉凝視賽楊妃甚久，此刻悠然立起身來。」

金 敢問這位是老板娘子麼？

賽 是。

金 請問娘子芳名。

賽 我姓賽，本地人叫我賽楊妃。

金 (拍手) 對極了，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，這樣白白胖胖，也只有本朝楊貴妃娘娘可比。

賽 (嫣然一笑) 客人誇獎。

齊 (插嘴) 本帥當年督師河朔之時，是隨侍楊娘娘左右的，楊娘娘的像貌確實同老板娘相像。

金 (指賽天仙) 這位小姑娘呢？

賽 我的女兒，人稱她賽天仙。

金 (喝采) 好！名不虛傳！小生姓金，名叫鑲玉，是當今風流才子，七步成文，三步成詩，比起當年七步成詩的曹子建還要快出四步之多。

賽 是，女兒見過金鑲玉相公。

〔賽天仙施禮。〕

金 (還禮) 這位是敝友，常在戶部衙門行走，是經管錢糧的能手，姓易，名叫根毛，樹從根上起，毛向口邊生。

天 噢！易根毛。

易 (在地下坐得安穩) 不錯，就是一毛不拔的意思。

天 哼！把你的毛拔光！

〔賽天仙伸手要拔易根毛的獨鬚，易死也不肯。〕

金 你們休要爭吵，今天小生得遇大娘子小娘子乃是三生有幸，敝友的賬由我會

了。

「易根毛應聲而起，坐到凳上。

「齊人在旁邊咳嗽一聲。

金 不會請教這位。

齊 本帥姓齊，單名一個人字，因為平定安祿山之亂有功，官拜平北大將軍之職，目前天下太平，本想解甲歸田，只是昨晚奉天子之命賜宴於御花園，恐怕不久又有軍事重任，匹馬出征了。

金 原來是一位大將軍，失敬失敬。（出錢付賬）茶資也由小生付了，請過來一敘如何？

齊 （欣然）好，好，叨擾你了。

「大家聚坐一處，只有小二子站在一旁，憤憤不平。

賽 （接過銀子）金鑲玉相公，銀子太多，用不了。

就送給大娘子同小娘子買胭脂花粉罷。

賽 （行禮）多謝相公。

「賽楊妃將銀子在手裏掂動，一雙眼睛一閃一閃只望着齊人。

「望得齊人不自在起來。

〔金鑲玉輕喚一聲：「娘子」，坐近賽楊妃。

齊 (忽以手擊案) 昨天我選的兩枝好大的珠花，要送給你們娘兒兩個。

賽 真的？

天 (色喜) 珠花呢？

齊 (信口開河) 都是雪白鏗亮滾圓的南海珠子，一百另八顆珠子串一朵珠花，兩朵一共二百一十六顆，一朵是金童玉女，一朵是王母蟠桃，當中各有五顆夜明珠，半夜三更照得滿屋子通亮。

易 (點頭) 這很值幾個錢了！

天 不要空口說，拿出來看看呀！

〔小二子在後面拖她的衣服。

天 小二子！不要打攪！將軍，拿出來看！

賽 是啊！看看呀，看看呀。

大家 這倒要看看的。

齊 (神氣活現) 不要忙呀，昨天我正把珠花揣在身上要到這兒來，忽然我那將軍府門前「咚咚咚」三聲號礮，畫角狂吹，金鼓齊鳴。

〔大家都愣住了。

金 請問將軍，這是什麼原故？

齊 乃是聖旨駕到。我當時出後堂，過二堂，進大堂，跪接聖旨，你們猜爲了何事？

二 (插嘴) 那是皇上在出恭，要你去吃屎！

大家 噢！

「小二子轉身入內室。」

齊 老板娘，像你們這跑堂的這種無法無天的東西，我少說也辦他個欺君犯上的罪名，如今看在你母女二人的面上……說說算了。

天 將軍，到底爲了何事？

齊 原來是皇上在御花園賜宴，「賜宴」是什麼？懂不懂？

賽 不懂。

齊 啊！我說你們不懂是不是？賜宴哪，就是吃飯。

賽 (滿面新奇) 噢，賜宴就是吃飯。

齊 我本當換了官服進宮，欽差大臣說皇上有重要軍情商議，常言道：君命召不俟駕而行。因此本將軍就是這一身便服朝天，雖說是聖眷優隆天高地厚，而千年之後未嘗不是一段風流韻事啊。

「大家不禁神往。」

賽將軍，你講講宮裏是什麼樣子？

齊宮裏麼，是樓閣沖天，虛無縹緲；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

天皇上是什麼樣子？

齊（起立）皇上是龍眉虎目，龍眉長一尺二寸，虎目像兩個銅鈴；龍形虎步，龍形是彎彎曲曲，虎步是擺擺搖搖；坐下時端端正正，說話時烈烈轟轟；食量其大如牛，所以天下一統。

金（色迷迷地）這皇后嬪妃如何？

齊啊呀！三宮，六院，七十二嬪妃，加上宮娥綵女，鶯鶯燕燕，擺成了一字長蛇陣，加以月色朦朧，粉香繚繞，依我粗粗估計，這御花園裏的絕代佳人，少說也有數千之衆。

「金鑲玉長歎一聲攤倒座上，啞口無言。」

易可要出錢麼？

齊笑話，笑話，萬歲賜宴哪裏要我出錢。

賽吃些什麼東西呢？

齊山珍海味豈止數千百種，我一時也記它不清，只隨便說兩種吧……（想一

想)雞蛋鴨蛋不足爲奇，還有王八蛋；龍肝鳳肝不足爲奇，還有他媽的心肝！

〔室內門帘掀開，茶館溫老板叨着旱煙管披着襖子懶洋洋地踱出來，後面小二子跟着。〕

〔賽楊妃過來，把他拉在一旁。〕

賽 (低聲)方纔這兒鬧得翻天，你爲什麼不出來？

溫 (慢慢地)方纔呀，我沒起來呢。

賽 現在沒事了，你出來幹什麼？

溫 現在呀，我起來啦。

賽 現在我不要吃你起來，你給我回去。

溫 (已經軟軟地坐下了)爲什麼？

賽 等會兒告訴你。

溫 爲什麼？

賽 (俯耳)來了兩位有錢的，我在他們兩個人身上打算盤，我要弄點錢。

溫 (大叫)弄錢，那是好事呀！

賽 你嚷什麼？你給我進去，你坐在這兒我難爲情。

溫 咳！這有什麼，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我不看你就是了。小二子，給我泡碗



茶。

「小二子應聲而去。」

溫 小二子，小二子，乾淨點兒，茶裏別放髒東西，咱們是自己人。  
賽 你不進去？

溫 我不看你就是了。

「賽楊妃轉身。」

溫 慢着，慢着，先讓我看看這幾個客人什麼長相兒。

賽 你說了不看的。

溫 不是，我先給他們看看相，看你有沒有財喜。

賽 (啐了一口) 算了，你這張倒霉嘴，好事說不靈，壞事回回準。

溫 這年頭哪兒有好事，好事，你碰見過？我碰見過？

賽 (賭氣) 你看吧。

「溫凝神注目。」

「正好易根毛回過頭來。」

溫 (不屑地) 這小子？

賽 怎麼樣？

溫 他，自出娘胎，他就沒花過一個錢，他不跟你要錢就是好的，你想弄到他的錢？

賽 你怎麼看出來的？

溫 你看他那眼睛眯着懶得張開，那是怕走了元氣，那鼻子東聞西聞，是聞聞那一方有財喜，那嘴往裏凹，就是想吃別人的東西，相上注定了一毛不拔的。嘿！老弟！把你的手伸出來看看。

「易根毛遠遠地伸出了兩隻手，但馬上縮回去了。」

溫 看見了沒有？像什麼？

賽 像什麼？

溫 兩把鏟子，刮地皮用的。

賽 （指金鑲玉）你看這位。

溫 這個人倒是有點錢的，也肯花錢。

賽 怎麼着，我想得不錯吧？

溫 可是有一樁，他不是傻瓜，他出了一兩銀子，就得撈回值二兩銀子的便宜來。

賽 那你再看那個穿黃的，他是位大將軍哩！

溫 他，（左看右看）大將軍，他是個騙子！

賽 胡說八道！

溫 你看他的嘴唇，比紙還薄，他說的沒一句真話。

賽 你看他穿得多漂亮！

溫 漂亮，那衣裳是借來的！

賽 我不信，他馬上會送兩枝珠花給我一枝，女兒一枝。

溫 你去問問他，他拿得出一枝珠花，我輸兩個腦袋給你。

賽 好！（走過去）齊大將軍，您不是說的那兩枝珠花，已經帶出來了嗎？

齊 是我說的呀，昨天就帶在身上了。

賽 （伸手）您不是說給我們的麼？

齊 我還沒講完呢，昨天不是皇上在御花園賜宴麼，酒過三巡，忽然烏雲遮月，伸手不見五指，皇上正要傳令掌燈，只見我身上有毫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照耀得皇宮裏如同白晝。皇上同皇后，衆嬪妃，衆宮娥，衆大臣正在驚奇，仔細一看之下，纔知道是我的兩朵珠花上十粒夜明珠大發光明。

天 （迫不可待）拿出來，拿出來，這麼好法！

齊 皇上一見龍心大悅，咬定牙關，非叫我進貢不可；我說「名花有主」，這是送給女朋友的，皇上同皇后娘娘不由分說，連同大小嬪妃，衝上來把我放倒

在地，是我緊緊抱住這兩朵珠花死也不放，誰知皇后詭計多端，叫大家呵我的癢，弄得我大笑不止，精疲力盡，珠花到底被皇上搶去了。

溫 老板娘過來。

〔賽楊妃走過來。〕

溫 怎麼樣？你聽聽這一套，誰聽說過我們的聖明天子還有這麼一手兒。

齊 〔滔滔不絕〕事後，皇上說我既然獻出此寶，定當有以報之，如今東北方有

賤民作亂，當場封我為平亂大將軍，率領大軍八十萬，選擇黃道吉日出發討

賊……

〔小二子給溫老板捧過茶來。〕

溫 〔作手勢〕沒放土進去？

二 沒有的事，我決不能陷害老板。

〔溫老板點頭。〕

〔這時門外有人咳嗽，聲若洪鐘。〕

溫 〔渾身一震〕有貴客臨門，小二子快去迎接。

〔小二子答應一聲，迎向屋外。〕

〔小二子忽地踉蹌奔入，倒退數步，匍伏於地。〕

〔門外走進鍾馗，生得軀幹偉岸，意體雄傑，豹頭環眼，鐵面虬鬚。

〔滿座皆驚，一同起立。

二 (渾身戰抖) 大王饒命，大王饒命！

齊 (絕叫) 本帥出門匆忙，忘帶上方寶劍，否則先斬後奏……(仰面見鍾馗，大驚逃避)

〔易根毛栽倒在地，賽楊妃母女失聲而喊，亂成一片。

鍾 你們亂些什麼？我是來吃茶的，給我找一個位子。

溫 (鎮靜地) 小二子，爬起來，招呼客人。

〔小二子起來，見鍾馗態度溫和，戰戰兢兢引他坐好。

鍾 給我泡碗龍井。(袖內取書來讀)

〔小二子看着他不動。

鍾 你看我做什麼？

二 (漸漸膽大) 我們這兒一天到晚來來往往不知有多少客人，從來沒有見過像這位相公這般醜惡。

(微笑) 相貌雖醜，人卻善良，快去給我泡茶。

二 (嘻皮笑臉) 相公……

鍾 什麼？

二 我想摸摸相公的鬍子，怎麼這麼硬法！

鍾 （佯怒）怎麼這麼囉嗦！

「小二子嚇得跪在地下。」

鍾 去泡茶來。

「小二子走到茶爐邊。」

「賽天仙跟過來。」

天 小二子。

二 不理你。

天 小二子，我還是跟你好。

二 你信不信我的話了？

天 信了。

二 那位將軍是個什麼？

天 騙子。

二 那個姓金的。

天 也不是好東西。

二 唔。(非常得意，開水燙了手)

天 小二子，小二子！

二 不要緊。

【小二子捧茶出。

二 (回頭)我看呀，倒是這個長得醜的是個好人。

天 (縮頭)怕死人了！

【小二子將茶放在鍾馗座前。

【溫老板走了過來。

溫 (吟道)昔在兩河觀將相，今來此地論英雄。

鍾 (起立)老丈有何見教？

二 這是我們老板，是城裏出名的大相士，要給相公看相。

鍾 原來如此，好，好，好。

溫 請問足下尊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

鍾 在下姓鍾名馗，乃是終南山一個秀才。

溫 來到京城有何貴幹。

鍾 今當大比之年，特地上京趕考，已經考罷，隨意遊耍，如果榜上無名，就要

回家去了。

溫 我相人多矣，所見都是些庸庸碌碌之輩，並無超羣出衆之才，足下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更加兩額朝拱蘭臺，自是大貴之相，這番大比，必然首魁天下，可喜可賀。

鍾 多謝老板，我不敢如此妄想。

〔這時衆人已經漸漸圍攏過來。〕

齊 (不屑地) 這付兇像醜像，他如果能作狀元，我的將軍也不做了。

易 (附合) 有理，有理，這種醜人能值幾個錢，如何作得狀元！

金 小生無意功名，只要春色宜人，花能解語，那狀元三甲，他仲也好，不仲也好，與我何干？

賽 (上前) 這位客人，你不要聽他胡說，他是個喪門星，好事沒分，壞事比什麼都靈！

鍾 娘子，君子問災不問福，我原要再問些壞事，老板再多說幾句，首魁天下之後又將如何？

溫 我照直說，相公不要動氣。  
鍾 自然。



溫 相公印堂之間已現黑氣，就在今天之內必有大禍臨身，務須小心謹慎纔是。

鍾 大丈夫在世，只要行得端正，生死禍福聽天而已，何足道哉！

齊 (哈哈大笑，攘臂上前) 老板，看看本將軍的吉兇禍福如何？

溫 你這個將軍是假的。

齊 呵！(正要發怒)

溫 (舉手止之) 可是這樣世道，假的要比真的強，你這套欺詐功夫立於不敗之地，足可橫行當代，只消老老面皮，便可混水摸魚，自今而後兩千年間，還是你們的世界啊！

齊 (得意地) 一點壞運氣也沒有麼？

溫 有的，就在目前要小受風波，然而並無大害，你只切記「大事不好，走爲上策」，以後就無往不利了。

易 (近前) 將軍，看相要錢麼？

齊 不要。

易 (對金) 有這不要錢的看相的，我倒不可錯過機會。老板，看我的前途如何？

溫 我看過了，看過了，你呀，六親不認，只認錢，對麼？

易 (歎爲知己，感動地) 正是。

溫 只要錢，不花錢，跟沒錢一樣。

易 (搖手) 我沒有錢，沒有錢……

溫 你好得很哪，當不上財政總長，還當不上接收大員嗎？

金 (上前) 老板且看小生如何下場。

溫 你……你風流自賞，色膽包天，主死在牡丹花下。

金 (憤然) 豈有此理，你自己怎麼下場？

溫 (喟然) 我麼，我是家破人亡，妻離，女散，別人打傷人命，將我牽連在內。

鍾 老板何至於此。

溫 相公不知道，老漢姓溫，名叫百姓，像我們做老百姓的不都是一樣麼？好事

沒分，壞事占盡，我日後說不定還要做礮灰呢？

鍾 既然未卜先知，爲什麼不求個趨吉避兇之策？

溫 天下雖大，有我們容身之處麼？老百姓都是未卜先知的，都是老早曉得該倒霉的，可也都是倒定了霉毫無辦法的。相公不信，就看吧，靈得很呀！

〔門外有一陣騷亂。〕

〔有人怒喝，有人哀求，有女人哭泣。〕

〔牛魔王有如提一隻小雞一般，將屠金花兒攪在手中，大踏步搶入。〕

〔屠窮聲嘶力竭踉蹌跟入。〕

二 (大喊) 不好了，窮鬼來了，到那兒那兒倒霉，出去！出去！

〔小二子去推屠窮。〕

〔牛魔王坐定，往桌上「咚」地一拳，小二子吃一驚，不敢再響。〕

魔 你跟我到這兒，有什麼話，說罷！

屠 求求老爺還我女兒，可憐我就這一個獨養女兒，老婆去世，膝下無兒……

魔 (大喝) 住口，我也沒有要你背家譜！

屠 可憐我同金花兒相依爲命……

魔 (拍案) 老爺有錢，我給過你一張銀票……

屠 那是張空頭的……

魔 (身上摸出些散碎銀子) 那麼把這些錢拿去！看你這付窮相，女兒跟了你，還不是跟你一塊兒窮死，餓死！

屠 我不要錢，我情願跟女兒窮死…… (淚流滿面) 金花兒……

花 (大哭) 爸爸…… (掙脫牛魔王的手，撲抱其父)

〔牛魔王大怒，起身，動武。〕

〔衆人七嘴八舌前去解勸。〕

齊

〔雄糾糾上前〕本將軍……

〔齊人話猶未了，被牛魔王舉手一撥，倒退數步，栽倒在地。〕

齊

〔不敢大聲〕反了，反了。

二

〔扶他〕將軍栽了跟頭，起來歇歇罷，留神髒了借來的衣裳。

〔齊人大驚，爬起來揮衣裳。〕

〔那邊牛魔王與屠窮父女扭在一處。〕

〔屠父女抵抗。〕

〔鍾馗數度欲上前，被溫老板止住。〕

〔賽楊妃母女急着收茶碗，收桌凳。〕

〔易根毛趁亂偷東西。〕

〔齊人心灰意懶，呆立無語。〕

〔小二子趕前趕後，亂叫。〕

〔金鑲玉好整以暇，幫賽楊妃母女收東西，又回身觀戰。〕

魔

〔狂吼〕反了！反了！

〔牛魔王將屠金花兒一把搶在身後，屠窮往前衝，被牛魔王左手抓住領口，右手當胸一

拳。

鍾

〔將溫老板推開，近前大喝〕住手！

〔牛魔王第二拳已下，屠窮頹然而倒。〕

好，一條人命！

花 溫 (大哭) 爸爸…… (撲向屍身)

〔衆人不敢近視。〕

〔鍾馗俯身審視，見屠窮氣絕。〕

鍾 青天白日，你膽敢行兇殺人！

魔 老子牛魔王，是當地一霸，我想殺人就殺人，誰敢管我的閒事！

鍾 我看不下去，我就要管！

〔牛魔王不由分說劈面一拳。〕

〔鍾馗讓過。〕

〔牛魔王打出第二拳，被鍾馗伸手接住，只一擰，將牛魔王翻轉過去。〕

〔鍾馗擡手，牛魔王俯身跪倒，滿口亂罵。〕

鍾 (用力) 你敢罵！

〔牛魔王不敢作聲。〕

花 鍾 小姑娘，告訴我到底爲了什麼事情。

(含淚) 相公不知道，容小女子告稟，小女子是河北人氏，因爲年年戰亂，

家鄉不能安居，父母帶同來到長安投奔親眷，不想親眷早已搬走，母親在客店裏一病身亡，父女兩人川資用盡，流落在此，被這位財主老爺看見強搶入府，要小女子作妾，父親入府哀求放還，牛財主給了五十兩銀票，誰知是一張空頭的，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。誰知他家大娘子利害，將小女子趕打出來，找着了父親正想逃走，又被他路上碰見……

鍾 你父親名叫什麼？

花 姓屠，因為他一生窮愁潦倒，人家都叫他屠窮。

鍾 你叫什麼名字？

花 我叫金花兒……

鍾 （指牛魔王）他叫什麼名字？

花 他就叫牛魔王。

【金花兒涕泗滂沱，哭倒在父親屍上。

鍾 （怒喝）牛魔王！你傷天害理，你知罪麼？

【牛魔王尙圖掙扎。

鍾 （向他背上一拳）打死人命自有官廳作主，我只警戒你下次！

魔 （忍痛）打得好。

鍾 還強嘴！（又一拳）我只打出你的良心來！

「鍾馗揮拳再打，門口人聲如沸，衙役甲偷眼進門一張，又縮了出去。

「門外忽然鞭炮之聲大作。

「大家錯愕之間。

「兩個衙役手持大紅招帖，引京兆尹上。

尹 這位是鍾馗相公麼？

鍾 正是，不知尊官是誰？

甲 這是京兆尹大人。

鍾 （放了牛魔王）原來是父母官到了，鍾馗有禮。（長揖）

尹 （還禮）本人大比，主考吏部左侍郎韓公親點相公爲貢士之首，頭名狀元，小官奉旨前來通報，一路尋到此地。

「衙役已將一張大紅報單貼在當中牆上，文曰：

「恭報

貴府鍾馗相公奉

大主考韓公奉

勅取錄甲等甲種狀元」

〔鍾馗轉身下拜，三跪九叩。〕

〔京兆尹見到牛魔王大爲驚訝，兩人耳語。京兆尹點頭。〕

〔鍾馗拜畢，衆人上前申賀。〕

尹 皇上有旨召見狀元公，官服車馬本府已經置備停當，請鍾狀元馬上進宮朝見。

鍾 是的，我馬上就去，只是這個牛魔王強占民女，打死人命，要請貴府結案。有這種事？（大喝）牛魔王！

〔牛魔王下跪。〕

尹 你膽敢在這京城首善之區，天子所居之地如此無法無天，難道不知道王法麼？

魔 小人再也不敢了。

尹 既然如此，你起來！

〔牛魔王起立。〕

尹 （作手式）還不給我滾！

〔牛魔王轉身飛也似地逃走了。〕

鍾 （將京兆尹抓住）大人將兇手放走，是何道理？



尹 (對鍾馗耳語) 這人是本城出名的惡霸，常言道「強龍不壓地頭蛇」，他說了下次不敢也就是了。

鍾 豈有此理，人死了就算了麼？

尹 人死不能復生，本官也沒有辦法。

花 (哭跪) 狀元作主。

鍾 如果大人這樣輕易發落，我鍾馗一定鬧上金殿，向皇上伸冤。

尹 既然如此，我馬上派人捉他回來就是了。

齊 (不甘寂寞) 此事不難，待本將軍回衙派八十萬御林軍捉拿兇手就是。

尹 請教尊姓大名？

齊 我姓齊名人，現任平亂大將軍之職。

尹 失敬，失敬。

〔衙役甲忽然竄出。〕

甲 (指着他) 小子啊！我到處找不着你，原來你在這兒充將軍！

齊 (窘，但撐面子) 你……你是什麼人？

甲 他媽的，你裝什麼孫子！把衣裳脫下來！

齊 (狼狽) 什麼？什麼？

甲 你托我租這件衣裳，說明了只租一天，你三天不照面，也不給錢……

齊 （歎下來）留點兒面子，留點兒面子……

甲 什麼叫面子？（看見衣服已經髒了）好，衣服也弄髒了，看你拿什麼賠！

二 （快活地）剛纔讓牛魔王摺了一個跟頭！

甲 （怒喝）脫下來！

〔齊人猶想閃躲，被衙役甲同小二子將衣服硬剝下來。〕

〔齊人只剩了光脊梁和假裝的大肚子。〕

溫 齊將軍，「大事不好，走爲上策」，可以去矣。

齊 （灑然）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；捲土重來，無往不利。」

溫 （點頭）對，對，對。

〔齊人抱頭鼠竄而去。〕

鍾 （慨然）京城之內，盡是如此人品，實在意料不到。

尹 時辰已到，請狀元趕快上朝，這裏未了之案由本官負責緝拿兇手不悞。

鍾 好，請大人明斷。

尹 衙役，服侍狀元公上轎，換了官服去朝見天子！

甲 是。

〔鍾馗付了茶錢，告別衆人，同衙役甲出門。〕

尹 (面目一變) 誰是茶館老板。

溫 回大人的話，小的是老板。

尹 姓什麼？

溫 姓溫，大人。

尹 叫什麼？

溫 百姓，大人。

尹 這命案的原由講給我聽。

溫 牛魔王強搶落難女子，她父女二人不肯依從，因此被牛魔王將她父親打死。

尹 兇手呢？

溫 兇手？不是方纔大人給放了？

尹 放屁，本官怎會放走兇手！

溫 天曉得，天曉得。

尹 天也不曉得！你是老板，就是兇手，(回顧衙役乙)鎖了！

〔衙役乙將溫老板上鎖。〕

溫 咳，鎖吧，我早料到這一手兒了。

尹 帶走！兇手交不出來，你就爲他抵命。這小女子也給我帶在馬後，去叫仵作來驗屍。

賽 （大哭，撲過來）老板，老板！

天 （哭）爸爸，爸爸！

溫 （皺眉）假的，假的，算了，算了！

賽 我的老板，你走了我們怎麼辦？

天 （學樣）我們怎麼辦？

溫 好辦，好辦，你們有的是辦法……

賽 （趨前）老板，告訴我什麼辦法？

溫 老法子，嫁人。

〔溫老板向門口走。〕

溫 （自言自語）怎麼樣？家破，人亡，妻離，女散，別人打傷人命，將我牽連在內。

金 （作揖）老板，敬祝一路平安。

溫 不要客氣，多玩幾天再走。

〔溫老板，屠金花兒，衙役乙，京兆尹出。〕

【賽楊妃同賽天仙邊哭邊喊。

金 (勸解) 算了，算了，哭也沒有用了。

【仍在哭。

金 反正是跟人吃飯，跟誰都是一樣，跟他，跟我，還不都是一樣，我年紀還輕些，就跟我罷。

賽 (止哭) 我跟你，女兒呢？

金 也跟我，古話說得好，這叫一箭雙雕。

賽 一箭雙雕，還有人財兩得呢。

金 慚愧，慚愧。老板既然走了，我就當仁不讓，暫作老板，易相公管賬，豈不甚好。

易 (欣然) 馬上辦理接收，賬簿呢？

賽 小二子，把賬簿拿來。

二 (把圍裙脫下) 我辭工不幹了，我去找老板去！

賽 老板已經關起來了，說不定會死呢！

二 老板冤枉，我去給他伸冤！(往外走)

天 (追上) 小二子，你別走。

二 我非走不可。  
天 我捨不得你。

「小二子止步。」

天 （無限情意）小二子……

二 （考慮甚久）小姐！常言道得好「英雄難過美人關」，英雄尙且如此，我小二子怎麼過得了這關，我也是捨不得你呀。不過人生在世，第一得有良心，有義氣，老板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他平時待我不錯，如今他受了冤枉，我不能不管。

天 爸爸常說，這都是命裏注定，命該倒霉，管也管不來的。

二 爲朋友還得兩肋插刀呢，死馬也得當活馬醫呀，小姐！我小二子有朝一日時來運轉，飛黃騰達，一定回來接你，小姐，你也能爲我苦守寒窯麼？

天 一定。

二 咱們三擊掌。

「二人擊掌。」

二 好，走了。

「小二子跑了。」

賽 易 金

〔酸溜溜地〕好女兒，私訂了終身啦！

〔在櫃臺後面〕好，賬簿找着了。

〔大悅〕這纔好，整理內部，擇吉開張。

〔賽天仙惆悵無語。〕

〔賽楊妃嫣然一笑。〕

〔暗轉。〕

## 第二場

登場者： 皇帝 太監 站殿將軍甲·乙 鍾馗 韓愈 盧杞

金鑾殿

御樂齊鳴，香煙繚繞，皇帝虎目龍姿，在寶座上高高端坐；兩位站殿將軍手持金瓜鉞斧，挺胸巍立，目不邪視，太監手執拂塵恭侍一旁。

皇上端坐過久，忽然御體困倦，東倒西歪打起盹來，猛地一個噓眈，幾乎顛下寶座。太監大驚，趕上服侍。

皇 (嗩語) 愛卿，愛卿，真真愛殺寡人也。

監 (跪倒) 萬歲爺，萬歲爺！

【皇帝龍體亂動，口發怪聲，鳴咽不已。

監 (高聲) 萬歲！萬萬歲！

皇 (驚醒) 怎麼！怎麼！天亮了？

監 回萬歲爺的話，天早亮了，現在是光天化日之下，萬歲爺正在上朝呢。

皇 (睜眼四望，明白過來) 啊！滑稽，滑稽，寡人作夢，正在內宮睡覺呢。

監 萬歲爺的龍覺睡得正好，被奴才吵醒，萬歲爺不降罪奴才麼？

皇 恕你無罪。

監 (叩首) 謝萬歲龍恩。

皇 平身！

監 萬萬歲！

【太監起立。

皇 寡人實在疲倦，這個朝不必上了罷……

監 (重行跪倒) 回萬歲爺的話，這可使不得，萬歲爺是一國之主，平日裏也不過上朝這一件事，這朝如果不上，只怕江山難保。



皇 (不耐) 好，好，好，少囉嗦幾句，(一肚子委屈) 難道沒有事也要上朝麼？(順口罵街) 他媽的！

〔皇上生了會子悶氣，便又閉上眼睛，重新打起盹來。〕

〔太監悄悄起立。〕

皇 (入夢) ……沒意思，沒意思……有意思，有意思……(大叫) 拿錢來，拿錢來……哈，哈，哈……打死他，打死他……(哭起來) 饒了我罷，饒了我吧……大丫頭，二丫頭，三丫頭……小妹妹……

〔皇上東幌西幌，屢次幾乎摔落龍座，太監四面照應，急得滿頭大汗。〕

〔太監央求持金瓜的站殿將軍將金瓜斜倒，支住了皇上的龍頭。〕

監 把萬歲爺的龍頭支住，好，好。

〔皇上有了依靠，睡得舒服，打起鼾來。〕

〔皇上打一怪鼾，突然醒來；站殿將軍忽失重心，幾乎跌倒。〕

皇 人哪！

監 (跪倒) 奴才伺候着。

皇 (微有怒意) 這個朝一定不上了。傳旨下去說寡人御體違和，吩咐他們有事啓奏，無事退班！

監 (更欲有言) 萬歲爺……

皇 (厲聲) 少廢話! 傳旨!

監 領旨。(叩頭起立，向下面高呼) 下面的文武百官聽着：萬歲有旨，御體遠和，有事啓奏，無事退班啦!

〔太監話猶未了，鞭炮之聲大作，下面有人大吼：「且慢！」猶如半空中起一個霹靂，皇上太監連同站殿將軍都大吃一驚。

〔鍾馗大紅袍烏紗帽手持象簡飛奔上殿。

〔皇上一見鍾馗，魂不附體，摔下寶座，匍伏於地。

〔太監隨跪。

〔站殿將軍一同下跪。

〔鍾馗亦已跪倒。

皇 (渾身戰抖) 大王饒命……大王饒命……

〔殿下高叫：第一名第一甲狀元鍾馗見駕!

鍾 臣鍾馗見駕，吾皇萬歲，萬萬歲!

〔皇上兀自發抖，太監直起腰來。

監 萬歲請起，這不是什麼大王……

皇 (擡頭) 什麼?

監 乃是新考仲的狀元前來見駕。

皇 (拍胸口) 嚇殺寡人也，嚇殺寡人也。

【太監將皇帝扶上龍座，皇上喘息良久。

監 (撫慰之) 萬歲爺，不怕，不怕……(叫魂) 奴才給您叫叫，叫叫，不怕，不怕，噢，噢，噢……

皇 (驚魂稍定) 你再告訴我一聲，這是什麼？

監 (跪) 回萬歲爺的話，說是新考仲的狀元。

皇 叫什麼名字？

監 這個……奴才也嚇昏了，沒聽清楚。

皇 叫他重新報名……慢着，慢着，叫站殿將軍走近些，保定了寡人。

監 領旨。(起立) 站殿將軍前進一步，兩步，左右各一步，保定聖駕。

【站殿將軍站好。

皇 好，叫他報名。

監 領旨。下面跪的狀元聽着，萬歲有旨，命你重新報上名來。

鍾 (聲若洪鐘) 臣鍾馗見駕，吾皇萬歲，萬萬歲。

皇 (掩耳) 嚷甚麼！我聽得見。(對太監) 你聽明白沒有？他叫什麼名字？

監 (下跪) 奴才聽明白了，他叫鍾馗。

皇 叫站殿將軍把武器瞄準，寡人要仔細看看他的長相。

監 領旨。(起立) 站殿將軍把武器瞄準下跪的狀元。

〔站殿將軍將金瓜鉞斧指向鍾馗。〕

〔皇上整頓衣冠，咳嗽幾聲，以壯聲勢。〕

皇 (關照四面) 性命不可兒戲，大家要小心點。

〔站殿將軍領首。〕

皇 (壯着膽子) 好了，叫他擡起頭來。

監 領旨。下面鍾馗狀元聽着，萬歲有旨，命你擡起頭來。

鍾 臣鍾馗領旨。(擡頭)

皇 (驚叫) 哎喲！我的媽喲！

〔皇上嚇得跳起立在寶座之上，隨後又蹲下來，以手掩面，蜷成一團，渾身戰抖，連站殿將軍也發起抖來。〕

〔鍾馗長跪不動。〕

〔良久。〕

監 (跪) 啓稟萬歲，狀元雖醜，然而態度和平，並沒有傷人的意思。

皇 (偷眼再看) 好，好，好，不要看了，低頭，低頭。

〔鍾馗低頭。〕

皇 叫他把屁股掉過來。

監 萬歲有旨，叫你把屁股掉過來。

〔鍾馗掉頭跪。〕

〔皇上揮手，站殿將軍各歸原位。〕

皇 傳旨下去，宣吏部左侍郎韓愈上殿。

監 領旨。(起立) 下面聽着，萬歲有旨，宣吏部左侍郎韓愈上殿。

〔韓愈紫袍金帶，上殿跪倒。〕

韓 臣韓愈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皇 (走下來) 韓愈，今年大比，你不是大主考麼？

韓 是。

皇 你犯了滔天大罪，你知道麼？

韓 臣不知罪，臣正以爲今年大比考仲的狀元鍾馗文章出衆，要向陛下道賀呢。

皇 住口！你身爲大臣，居心謀害寡人，你考取的好狀元，你好意思不好意思？

韓 臣不知罪。

皇 你這個老東西好生倔强，你身旁跪的就是狀元鍾馗，你看看他的像貌。  
韓 狀元請了。

鍾 （擡頭相向）學生鍾馗參見恩師。

韓 狀元，你的好文章，真真令人可佩。

鍾 慚愧，慚愧，都是老師提拔。

韓 （興高彩烈）奇才，奇才，李太白杜子美而後一人而已！清新俊逸，體裁大雅，盛唐風度於是再見矣。

鍾 老師誇獎，吟詩弄賦，雕蟲小技耳，怎及得老師文起八代之衰，匹夫而爲百世師，一言而爲天下法。

韓 韓愈得意，拍鍾馗肩膀，哈哈大笑。

皇 活見鬼，他們倆倒交際起來了。韓愈！  
韓 臣在。

皇 我知道你在，我問你知罪嗎？

韓 （茫然）臣不知罪。

皇 （喃喃地）算我倒霉！（負手走了兩個來回）老韓，你過來。

韓 韓愈起立，走近皇帝身旁。

皇 (低聲) 老韓，寡人近幾天身體虛了一點，犯了個神經衰弱的毛病，受不得

刺激，你把這麼一個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的人取作狀元，(聲色俱厲) 豈不是居心嚇死寡人麼？

〔韓愈跪伏於地。皇上咳嗽得上氣不接下氣。〕

皇 (昇座) 韓愈，你身為元老重臣，立朝數十餘年，豈不知我大唐歷代取士，以相貌爲本，這鍾馗生得醜惡異常，如何做得狀元！

陛下暫息龍怒，容臣告稟。

韓 (頓足) 你說，你說。

韓 臣職司文衡，只管看卷，不管看人，鍾馗才學出衆，吟詩作賦，真是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陛下不可因其貌而棄其才！而且人之好壞，不在相貌，孔夫子與陽貨相似，而一爲聖賢，一爲小人，晏嬰身長不過三尺，而爲齊國賢宰相，周昌是個「結巴」而能輔佐漢王，聖人云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」，願陛下三思之。

皇 好得很，你倒教訓起寡人來了，但你不知我太宗皇帝在位之時，十八學士登瀛洲，一個個面如敷粉，唇若塗硃，風流瀟灑，活潑可愛，傳爲千古佳話；今天寡人在位，考出這種醜狀元，恐怕四海愚民，都笑寡人不識人才也。

韓 陛下……

〔韓愈未及開言，宰相盧杞，僕頭相筒，玉帶蟒袍，奔上殿來，下跪。〕

盧 臣盧杞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皇 宰相平身，上殿有何本奏？

盧 〔起立躬身〕臣以爲陛下之言有理，爲狀元者，雖說要文章一品，更要眉清目秀五官端正。這鍾馗醜陋異常，斷非狀元之材。臣有小舅子一人，是臣岳父第十三姨太太在外國所生，聰明伶俐，既會跳舞又能唱歌，綽號叫粉面三郎，可見美麗無比，何不選爲狀元，豈不是皆大歡喜，也免得龍心不悅，不知陛下以爲如何？

皇 〔笑容滿面〕很好，很好。

〔鍾馗已氣得渾身發抖，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哇呀呀怪叫，跳將起來。〕

〔皇上大驚，顛下座來。〕

鍾 〔一把將盧杞擒住〕人言道宰相盧杞，乃是個無恥小人，今日一見果然是個小人！

〔鍾馗以笏版痛打盧杞，盧杞哀啼。〕

〔韓愈起立攔阻不住。〕



監

(大喊) 站殿將軍救駕！

〔兩個站殿將軍持戈向鍾馗刺來，鍾馗拋跌盧杞力薄兩人，將持金瓜的將軍一掌打翻，又將鉞斧將軍的鉞搶在手中。〕

韓

(大喝) 鍾馗！你大鬧金鑾殿，混亂了朝儀，該當何罪，還不住手！

〔鍾馗撇掉武器，向韓愈跪倒。〕

鍾

恩師在上，鍾馗生性梗直，看不慣不平之事。今天既犯了彌天大罪，這禽獸世界，實已無可留戀，在此拜別恩師，來生再見罷。

〔鍾馗躍起，猛撞殿上金柱，倒地而死。〕

〔風馳電掣，天地昏冥。〕

〔韓愈撫屍太息。〕

〔那邊站殿將軍各自整頓喘息。〕

〔盧杞委頓一旁，狼狽萬狀。〕

〔太監去摸皇帝鼻息，已經暈死過去。〕

監

(哭叫) 萬歲爺！萬歲爺！醒醒，醒醒！不怕！不怕！

〔皇帝悠悠醒轉。〕

〔太監將皇帝扶上龍位。〕

皇 (自語) 完了……完了……

監 (跪) 啓奏萬歲，是完了。

皇 (睜眼) 真的完了？寡人沒有死嗎？

監 萬歲爺依然健在，那鍾馗知罪，頭撞金柱而亡了。

皇 運氣！運氣！這韓愈害寡人不淺，韓愈在嗎？

韓 (趨前下跪) 臣在。

皇 韓愈，你知罪麼？

韓 臣不知罪。

皇 你還是這麼死強！

韓 臣見朝綱敗壞忠奸不分，臣心灰意懶無意功名，(奉上笏版) 請陛下恩准辭官，臣要告老還鄉了。

皇 你不幹了？

韓 不幹了。

皇 說不幹就不幹，有這麼便宜的事麼？

韓 (叩首) 陛下恩典。

皇 (冷笑) 寡人恩典你就是。站殿將軍拿手梛腳鐐來，將韓愈枷起來。

韓 (絕叫) 萬歲……

「韓愈惶悚之間，已被枷鎖，笏版插在頸上。」

皇 從今以後吏部左侍郎韓愈身帶刑具照常辦公，若敢罷工，必當重懲，這叫「官差不自由」，懂麼？

韓 臣懂了。

皇 懂了就是，下殿去吧。

「韓愈枷鎖下殿。」

皇 盧杞何在？

盧 (趨跪) 臣盧杞在，吾皇萬歲萬萬歲。

皇 鍾馗既死，狀元就叫你小舅子遞補。寡人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，身體太虛，神經衰弱；又受刺激，急須回宮睡覺，自明日起退朝兩個月，一切後事，由你宰相全權料理，話已說明，(連連揮手) 退班！退班！

「皇帝太監下位急退。」

盧 萬歲！萬萬歲！

「暗轉。」

## 第三場

登場者：閻王 判官 牛頭 馬面 鍾馗 屠窮 溫百姓

閻羅殿。

殿上陰風慘慘，黑霧漫漫；陰風中髣髴聞號哭之聲，黑霧內依稀見魑魅之像。

牛頭馬面手執鋼叉侍立兩旁。

判官長一部落腮鬚鬚，睜兩隻燈盞圓眼，左手拿善惡簿，右手拿生死筆，隨侍在側。

只有閻王座上空空如也。

判官心中焦急，現於顏色，隱隱聞得鬼哭之聲益厲，判官不耐煩起來，大踏步走來走去。

捉 判 牛 判  
 傳 馬 判 牛 判  
 鬼 馬 面，大王何處去了？  
 傳 不知道。

判 大王難道罷工了麼？

牛·馬 (齊聲) 不曉得。

判 那麼爲何不到？

牛·馬 (齊聲大喊) 不知道。

判 (自語) 有鬼！有鬼！

〔只見閻羅王頸戴長枷，手拷足鐐，悠悠蕩蕩，腳不沾地而來。〕

判 (大喜) 大王來了！(躬身) 大王在上，小官候駕多時了。

閻 判官少禮。

判 (直立) 啊！大王怎麼這等模樣？

閻 咳！再也不要提起，趕快把孤王的刑具除掉。

判 得令。

〔判官口中唸唸有詞，俯身抓一把地氣，吹向閻羅王身上。〕

〔閻羅王身上刑具頓時紛紛落下。〕

閻 (扶到王座上坐下，長歎一聲) 苦哉！苦哉！

判 大王何以至此？

閻 且慢說廢話，趕快看看孤王遲到了幾個時辰？

判 小官已經記好，整整遲到四個半時辰。

閻 四個半時辰，扣我薪水多少？

判 待小官算算看，（查文簿，打算盤）大王月薪八百塊，扣去鬼頭稅陰曹稅打

秋風捐同不正當行爲取締稅一共百分之十五，尙餘六百八十塊，每天日薪合二十二塊七角，今天遲到四個半時辰，應扣去十三塊六角正。

閻 （懊喪）唉！越扣越少，冤枉，冤枉！

判 請問大王，到底爲了什麼？

閻 事到如今，也不必瞞你了。

判 閻羅王目視左右。

判 牛頭馬面，兩廂退下。

判 〔牛頭馬面退下。〕

判 大王但講無妨。

閻 說來話長，長話短說罷，孤王有兩房家眷你是知道的。

判 似乎在小報上看見過，只是不大清楚。

閻 一房是父母之命，一房是當年避難西南方，百無聊賴之中，一時誤會，娶得來的。

判 原來如此，這也難怪。

閻 再也想不到亂平之後，兩位夫人不能相容，始而爭吵，繼而扭打，弄得孤王簡直無法度日，不得已將這兩方家眷分居兩處，爲的使她們兩個永世不能相見，於是將元配夫人住在陰間，將抗戰夫人住在陽間。

判 此計大妙。

閻 妙則妙矣，孤王因此大吃苦頭。

判 什麼原故呢？

閻 兩處公館人丁興旺，元配夫人一胎八子，抗戰夫人一胎九個丫頭。

判 大王，這是福氣呀！

閻 (長歎) 這些少爺小姐競尙奢華，吃，喝，嫖，賭無所不爲，兩處公館開支浩大，近年來我們這地下政府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，只能陽間匯款來，我們陰間的款子匯不出去，這匯兌不通不要緊，那抗戰夫人的公館因此斷炊三日，孤王在夫人面前飽受欺凌。

【閻羅王講到此處，不覺傷心落淚。

判 (大爲同情) 唉，可憐，可憐……

閻 孤王再三考慮，只得破例兼差，在陽間天子那裏官拜吏部左侍郎，這是生計

所迫，也是不得已而爲之啊。

只待公子們長大，大王後福無量。

閻判（感慨無窮）何會享受兒孫福，但爲兒孫作馬牛而已，判官，你不是還沒有成家麼？

判（含羞）前日經皮條鬼介紹，月內就要結婚了。

閻我本想勸你不忙成家，既然如此，也好，這滋味雖說甜中有苦，可也苦中有甜，也是不可不嚐的。

判是，是。

閻我是過來人，有一言奉告，不可不聽，就是在十年之內最好設法節育，不要生小鬼，須知一個一生，就接二連三，層出不窮了。我若是早知如此，也不至於辛辛苦苦去兼差了。

判是，是。

閻至於節育之法，（望觀衆）此地人多，慢慢再談，慢慢再談。

判只是大王沒有講明如何落得這樣狼狽。

閻（唉聲歎氣）自作孽不可活，此之謂也。我以堂堂閻羅王之尊去屈就了陽間天子手下吏部左侍郎之職，本意只是賺錢養家，但是陽間作官的哪裏有我們



地府這麼認真，一個個貪賊枉法營私舞弊；有利可圖，如蒼蠅之逐臭；大難來時，逃之夭夭；今天孤王與陽間皇帝意見不合，爭論了兩句，孤王不肯認錯，決計辭職；誰知被皇帝加上刑具，勒令帶罪辦公，若敢罷工，定當重懲。下朝之後，可憐孤王帶了這一身刑具，如何走得動路，因此遲到四個半時辰，扣去我十三塊六角。冤枉！（推胸）冤枉透了！

判（無限同情）金錢事小，只是大王年邁，太辛苦了。

閻這倒是小事，孤王年紀雖老，倒還老當益壯。

判佩服，佩服！

閻言歸正傳，孤王遲到，誤了什麼大事不會？

判（喊）牛頭馬面走上。

〔牛頭馬面上。〕

判啓稟大王，小事小官已經斗膽代辦了，只那個賣國賊秦檜第一期受刑期滿，由轉輪王派鬼卒押解前來，那秦檜家屬送來十五根大條子，要求保釋出獄，秦檜自己也再三懇求放他同王氏娘子一同回去歡聚一次，小官不敢做主，請大王批辦。

閻（拍案大怒）這分明是侮辱孤王，孤王雖窮亦不致收受賄賂，吩咐下去將賊

裁十五根大條子充公，王氏潑婦仍在拔舌地獄受刑，秦檜暫押入忠字監，明日轉送平等王議刑。

判 (記錄於冊) 是，是，是。

【正在這時，忽聽得遠遠吹起鬼嘯來，嗚嗚咽咽，其聲慘厲。

(鶯起) 警號這樣狂吹，一定有厲鬼闖城，快去打聽明白。

判 得令！

【判官剛走出去，外面鬼哭神號，亂成一片。

【鍾馗在外面喊：放我進去，我要面見閻王。

【判官在外面：你是哪方魂魄，來到鄆都城何幹？這裏乃是閻羅殿，孤魂野鬼不得擅入，速速講明，放你過去。

【鍾馗：我姓鍾名馗，乃是陽間屈死的狀元……

閻 (趕下寶座) 判官，叫他進來！

判 (退入) 好，好，閻羅王有令命你進來。

【鍾馗大步闖入。

閻 (昇座) 鍾馗，孤王在此，你有何冤屈，但說便是。

【鍾馗下跪。

〔閻羅王下位，將他扶起。〕

閻 請起，請起，這裏實行民主，沒有下跪的規矩。

鍾 我姓鍾名馮，乃是終南山一個秀士，今年適逢大比，得仲頭名狀元，召到金鑾殿朝見天子，誰知那天子不論文章道德，只知以貌取人，又聽信奸相盧杞之言，要將我革退。我大怒之下痛打盧杞，大鬧金殿，被老師韓愈所責，頭撞金柱而亡。

閻 你的事情，我已知道了，只不知你來此爲了何事？

鍾 我心想死得冤枉，心中氣憤難當。又想如今的世道，君子含冤，小人得意，必是有妖魔鬼怪作亂，纔弄得黑白顛倒，曲直不分；想必是有鬼怪在陰間作祟，所以發下宏願大誓，要斬魔捉鬼，掃蕩乾坤，落一個清白世界；故此到酆都城來面見大王，請示機宜。

閻 原來如此，判官爲狀元設座。

〔鍾馮坐了。〕

閻 狀元死得實在冤枉，孤王非常同情。狀元立志捉鬼，志行亦可欽佩。現在卽由孤王加你封號，鍾馮聽封。

〔鍾馮舉劍，躬身。〕

閻 孤王封你爲捉鬼大神，遍行天下以斬妖邪。

鍾 大王萬歲！

閻 尊神請坐。

鍾 既蒙大王封爲捉鬼大神，遍斬妖邪，我想這陰間妖邪必多，請大王指示。

閻 孤王這裏妖邪雖多，卻都只是些服毒鬼，上吊鬼，落水鬼，餓死鬼，冤死鬼，氣死鬼之類。鬼雖多，管制的神靈卻也不少，除孤王自理之外，還有二殿秦廣王，三殿楚江王，四殿宋帝王，五殿五官王，六殿卞城王，七殿太山王，八殿都市王，九殿平等王，十殿轉輪王；又有左三曹，右三曹，七十二司，並無一個遊魂作害人間。尊神捉鬼，倒是人間最多，何不到人間去捉？

鍾 (大笑) 人間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哪裏容得鬼怪存身，大王豈不是在說笑話了。

閻 鍾馗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之間；方寸正的鬼可以爲人，方寸不正的人就是鬼；你不見從古以來正人君子，哪個不是出鬼爲神，而那些陰險小人豈可謂之人乎！

鍾 (連連點頭) 大王之言有理，但不知這些人間之鬼卻有哪些名色？

閻 (不語久之) 這些鬼最難處治，要以法制之，他們並沒有犯罪之名；要加之以報應，又沒有得罪之狀。孤王也會派鬼卒個別訪問，挨戶檢查，大都是習

染成性的罪過。判官。

判 小官在。

閻 將鬼簿獻給捉鬼大神，以作參考。

【判官獻鬼簿。

鍾

(誦讀) 奸鬼，假鬼，搗亂鬼，冒失鬼，伶俐鬼，仔細鬼，討吃鬼，齧刻鬼，涎臉鬼，性急鬼，輕薄鬼，風流鬼，遭瘟鬼，纏綿鬼，溫斯鬼，荒唐鬼，不通鬼，齷齪鬼，誑騙鬼，急賴鬼，心病鬼，撒謊鬼，醉死鬼，黑眼鬼，淘氣鬼，討厭鬼，色中餓鬼，混世魔王。大王，想不到世間有這麼多鬼魅，不知道都在哪裏？

閻

沒有一定的地方，大概在繁華的地方，誑騙鬼，撒謊鬼多些，小鎮小城小地方，齷齪鬼，仔細鬼多些。其餘散居四方並無定所，尊神但隨便驅除就是。但驅除之法也不能一概而論，須下手時纔下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鍾

雖然如此，但陰間的鬼魅有十殿閻王管理，又有左右六曹，七十二司協辦，人間之鬼，單由鍾馗一個去捉，恐怕獨力難支，如之奈何？

閻

這也不難，孤王這裏有兩個不得意的英雄，一個叫委屈居士，一個叫冤枉山人，各具文武之材；委屈居士可作軍師，冤枉山人可作先鋒，尊神以為如何？

鍾 如此甚好，即請一見。

閻 判官傳令，宣兩位英雄上殿。

判 得令。閻羅王有旨，宣委屈居士，冤枉山人上殿。

【下面答應：來嘍。

【委屈居士，冤枉山人，手牽手，親親熱熱，唉聲歎氣，踏上殿來。

委 （作揖）參見大王，唉。

冤 （鞠躬）參見大王，咳！

閻 這是捉鬼大神鍾馗，上前見過。

委 （作揖）參見大神，唉。

冤 （鞠躬）參見大神，咳！

鍾 你是委屈居士麼？

委 （長歎）唉，我是委屈居士，姓溫名百姓，綽號溫吞水。

鍾 你有什麼本事？

委 我有滿腹文章，怎奈不會寫字；我有一腔正氣，只好短歎長吁；我是失意貓兒難學虎，脫了毛的鳳凰不如雞。

鍾 還有什麼本領？

委 我志氣冲天。

鍾 冲給我看看。

委 怎奈無天可冲耳！

鍾 好，好，我拜你作軍師。

委 (滿不在乎) 唉，可以。

鍾 你是冤枉山人麼？

冤 咳！我是冤枉山人，姓屠名窮，又名窮鬼先出世。

鍾 你有什麼本事？

冤 我是有口難分，兩臂力有十斤；我的相貌古怪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；我是命如薄紙，氣若游絲，一看一對盤十，紅中白板對死。

鍾 還有什麼本領？

冤 我力能扛鼎。

鍾 扛給我看看。

冤 怎奈一貧如洗，無鼎可扛耳。

鍾 好，好，我拜你作先鋒。

冤 (瀟灑之至) 可以。咳！

閻 尊神看這兩個英雄如何？

鍾 一文一武，想來不差，得此兩位英雄，定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了。

閻 也罷，孤王既然幫忙，幫忙到底，將我的牛頭馬面一齊送給尊神，以助威風如何？

鍾 如此一來，大王不是沒人使喚了嗎？

閻 不妨，不妨，孤王這地府之中，官清民順，治安甚好，路不失遺，夜不閉戶，牛頭馬面本來沒用，有判官同孤王作伴足矣。牛頭馬面你們有事麼？

牛·馬 閒得很，沒有事。

閻 你們願意跟隨捉鬼大神人間一走麼？

牛·馬 願意，願意，當然願意。

閻 牛頭，過來。

〔牛頭近前。〕

閻 牛頭可以抗旗。

〔閻王招手，飛來黑旗一面，上寫「捉鬼大神」，交與牛頭。〕

閻 牛頭抗旗可以助大神威武。馬面過來。

〔馬面近前。〕



閻 馬面可以打傘。

〔閻王招手，飛來破雨傘一把，交與馬面。〕

閻 馬面打傘，可防不測風雨。

鍾 (打躬) 多謝大王，小神不敢久留，就要起程了。

〔委屈，冤枉，牛頭，馬面，站齊待發。〕

閻 孤王亦不多留，願尊神馬到成功。

鍾 請了。

大家 請了。

〔閻王判官拱手相送。〕

〔鬼嘯。〕

〔鍾馗一行五人，繞殿數匝，破空而去。〕

閻 (打哈欠，伸懶腰) 好，了了一樁大事，累死了，累死了。

判 大王休息休息罷。

〔忽聞雞叫之聲。〕

閻 (躍起)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快給我帶上刑具。

判 爲什麼？爲什麼？

閻 雞叫了，馬上要到陽間上工，若有罷工，定予重懲，什麼叫重懲，還不是扣薪水嗎！

【判官幫閻羅王上了刑具。

【閻羅王匆匆便走，忽又回頭。

閻 判官，判官。

【判官近前。

閻 （低聲）孤王在陽間兼差的事情，千萬不可以張揚出去，孤王是靠這兩筆薪水養家活口的，少一文便要了孤王的命也。

判 一定，一定。

閻 多謝，多謝，孤王明晚回來定以五元冥鈔爲酬。

【閻羅王匆匆走了。

判 （坐上王座，冷笑）好大的手筆！五元冥鈔，還買不到一兩死豬肉呢！笑話！笑話！我們這地下政府不准兼差，你身爲閻王，知法犯法，我馬上把你的祕密宣布，看你不馬上退位，這閻羅王的王位，不就是我坐穩了麼？

【判官躊躇滿志，大笑。

【幕下。

## 第二幕

### 第一場

登場者

易根毛 賽天仙 金鑲玉 賽楊妃 小二子 衙役甲·乙 齊人  
屠金花兒 京兆尹 牛魔王 盧杞

茶園。

時候將近黃昏，紅日啣山，別無茶客，只有易根毛坐在凳上打算盤，算盤珠清晰可聞，愈顯得園中冷落淒清。

易 (住了手，手捻獨鬚，四下張望) 生意清淡，生意清淡，管他媽清淡不清淡，賺錢的是我，賠錢的是老板。

「易根毛把算盤左一撥右一撥，記賬，志得意滿，笑了起來。

易 (唸唸有詞)……賺錢的是我，賠錢的是老板……

「賽天仙鼓着嘴，一面孔不高興，從門外走進來。

天 老板！老板！什麼老板！

易 （陪笑）我是說着好玩的，我們完全是朋友的關係，幫幫忙，盡盡義務，哪兒有什麼老板。

天 朋友，幫幫忙，盡義務；一個好色，一個愛財，不要臉透了！

易 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，對於這種好色這個賠錢的生意我是不來的。

「賽天仙坐下，生悶氣，一聲不響。

易 姑娘，方纔從哪兒來？

天 （無聊）房前頭，房後頭，隨便走走，沒意思得很。

易 啊！房前頭，房後頭，隨便走走，反正是不花錢，這倒是一樁滑稽消遣。

「賽天仙若有所思，沒有作聲。

易 （沒話找話）姑娘，你隨便走走，檢着什麼東西沒有，講給我聽聽。

天 我看見河裏的水嘩嘩地流，風在吹，鳥在叫，可就是沒人理會我。

易 我看出來了，姑娘心裏頭覺着冷清，是不是？

天 你怎麼看得出來？

易 我就知道姑娘心裏想那跑堂的小二子。

天 （跳起來）你怎麼知道的？

易 你別瞧我整天在錢眼兒裏翻跟斗，我這對眼睛頂靈，什麼苗頭都看得出來。

天 那你再說說看，你又看出了什麼？

易 我看那小二子挺伶俐聰明，可就是傻了一點兒。

天 哪一點兒？

易 他要講個什麼義氣，他不知道這年月什麼都能講，就是講不得義氣，誰講義氣誰倒霉！

天 小二子，會倒霉？他說他有朝一日時來運轉，飛黃騰達，會來接我的。

易 (搖頭) 難，難，難。

〔這時內室門裏走出了金鑲玉和賽楊妃。〕

〔賽楊妃伸懶腰，金鑲玉打呵欠。〕

賽 女兒，早啊。

天 還早呢，天都快黑啦！

金 (大笑) 楊妃啊！這纔是「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；春宵苦短日

高起……日高起……」(走一步……)

易 (數) 一步，兩步，三步了，不許動了。

金 三步了？(站定) 雲鬢花顏金步搖，芙蓉帳暖度春宵，春宵苦短日高起……

日高起……（苦思）咳！從此君王不早朝了。

賽（撒嬌）呸！

天（看不下去）媽喲！嘖，嘖，嘖……

金（走近賽天仙）嘖，嘖，嘖，什麼意思？

天我媽這老狐狸精，我看不下去。

金你媽既是老狐狸精，你不是小狐狸精了麼？

天（面孔一板）你少跟我廢話，我懶得理你！

金不要這麼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樣子，我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。

天誰要你對得起我。（轉身要走）

金（跟近）我跟你說一句知心話，我綽號叫粉面三郎，論相貌，風流瀟灑；論才情，三步成詩，都配得上你。何況你媽已經跟了我，你也參加，我們三方面合作，不分彼此，大家平等，這叫三星照，三陽開泰，三元及第，不管三七二十一事情就完了。

「賽天仙背轉身，不作聲。」

金無論怎麼說，我總比那跑儻的小二子強得多。

天（怒）好好的你爲什麼拉扯別人？

金 我不服氣嚟，就憑我，比不上他？

天 我就說你比不上他。

金 比不上他？論才情，論相貌，論作詩，他那個沒出息的倒霉蛋兒！

天 你怎麼罵人！

賽 女兒，你就少說兩句。

天 你個老狐狸精，你少管我！

賽 好，好，好，女大十八變，變了，變了，反了，反了！

〔賽天仙一氣跑入內室。〕

賽 (扎手舞腳) 都是你！女兒罵我老狐狸精，往後看我這臉往哪兒擺！(哭起來)

金 (勸慰) 別哭，別哭，臉麼，多擦點兒粉也就蓋過去了……

〔易根毛一直在打算盤，現在忽然把算盤高舉，走了過來。〕

易 不要吵了，我要報賬了。

金 (心煩) 算了，算了。

易 怎麼能算了，我既是管了賬，就該按時報賬。

金 (意圖支使開賽楊妃) 別哭了，進去勸勸女兒吧。

賽 我還有什麼臉去勸她……

金 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家和萬世興，一天吵到晚也不是個事情。

「賽楊妃委委屈屈走進內室去了。」

金 根毛兄，來了不過兩天，你跟我算了六回賬了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
易 你不要說我，你來了也不過兩天，倒吵了六回架了，你是什麼意思，我也不懂。

金 你當然不會懂，我有我的道理。

易 你的道理講給我聽聽。

金 那個小的我還沒到手，這架還是要吵下去的。

易 那我還不是有道理。

金 你的道理講給我聽聽。

易 我要加工錢。

金 難爲情，難爲情，你做了什麼事情，加工錢？

易 這有什麼難爲情，我是命裏註定的，六親不認，只認錢，不爲了錢，我來管這筆賬。

金 那麼把賬拿來先看看再說。



易 (拿賬簿給他看) 今天又是沒有賬。

金 又沒有賬?

易 生意清淡，沒人上門，可不是沒有賬。

金 那你加的什麼工錢?

易 不加工錢也可以，那我要做老板。

金 (跳起來) 根毛兄，你原來打的這門心思，你早說好不好，這我是求之不得呀!

易 噢，你不想做老板?

金 做老板有什麼好處，光是對付伙計加工錢，我就受不了。

易 我要是做老板，我就不要伙計，反正這茶館也沒有客人來。

〔賽楊妃出現內室門口。

賽 吃飯了。

易 好，吃了飯再說。

〔易根毛同金鑲玉亦入內室。

〔天漸漸黑下來了。

〔有人摸索進來，湊到窗前打口哨。

「賽天仙從窗口伸出頭來。」

天 誰？誰？（驚喜）喲！是小二子！

二 你快出來，是我。

天 天黑了，我去掌個燈。

二 快點，快點！

「賽天仙掌燈出來。」

「燈光照見小二子蓬頭垢面，狼狽不堪。」

天 （失聲）我的天爺！小二子你怎麼了！

二 先少說話，快給我弄碗飯來，我快餓死了。

天 你沒吃飯！

二 兩天沒吃飯了，快，快！

「賽天仙趕進去，趕出來，把飯遞給小二子，小二子狼吞虎咽，一氣吃光。」

天 小二子，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？

二 咳，不用提了，倒霉！

天 倒霉！你真倒了霉！

二 可不是，不倒霉會落得這付倒霉蛋樣子。

天 (哭) 叫人家說仲了，我的倒霉的冤家呀……

二 (茫然) 說仲了，誰說仲了？

天 (連哭帶說) 你看我往後怎麼見人？

二 你哭些什麼，都給我哭糊塗了，我冒險回來看你，你就不興問問我。

天 唉，看你這一付樣子，還有什麼可問的，你說罷。

二 你知道老板給那牛魔王抵了命，我跑到府尹衙門喊冤，一句話也沒說就把我抓起來了，也沒吃，也沒喝，也沒睡，我這是剛翻窗戶逃出來的。

天 (喊) 你是個逃犯！

二 輕點！可不是，我也不知道怎麼就成了逃犯了。

天 那你還不快走，再叫人抓住怎麼辦？

二 我要你跟我一塊走。

天 (驚) 一塊走？跟我？

二 不跟你跟誰？

「賽天仙沈默很久。」

二 要快！要快！慢了同歸於盡就慘了。

天 小二子，現在還不行。

二 不行！爲什麼不行？

天 這是我們女人的苦處，我跟你說不明白。

二 你說嘛，我明白。

天 我們女人圖個什麼呢？一圖個面子，二圖個榮華富貴，如今這兩樣都撈不着，所以我不能跟你去。往後瞧吧，日子長着呢。

二 等會兒再說，再裝碗飯給我吃，我還沒飽呢。

「賽天仙接碗進屋。

「賽天仙出來，手裏的半碗飯，忽然被後面的易根毛搶了去。

天 幹什麼？幹什麼？

「小二子隱身牆背後。

易 （跟出來）往哪兒拿？往哪兒拿？

天 你管呢？

易 我怎麼不管？如今我既然做了老板，就是一粒米也得問明白下落。

天 門外頭有一隻狗，我餵狗。

「小二子要跳出來，被賽天仙止住。

易 （跳腳）餵狗！這年頭人都快沒飯吃了，還餵狗！餵我吧！

〔易根毛將這半碗飯幾口吃光，轉身進內。〕

〔小二子已經氣得無話可說。〕

天 小二子，你別生氣，你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，人總有倒霉的時候……

〔遠遠有鳴鑼之聲。〕

天 小二子，你快跑，怕是有兵來抓你！

二 (咬牙) 好，等我避過這陣風頭再說。

〔小二子從前門跑下。〕

〔鑼聲越來越近，一陣鑼聲加一陣呼喊。〕

〔喊的是：鳴鑼通告，敬啓者：新科狀元蕭九子天性風流，不受管教。身穿粉紅袍，綠襯衣，十指尖尖巧，歪戴綠頭巾；兩日前出門遊耍，不知去向；茲奉當朝宰相盧大人之命行文天下，到處查訪；將人送到者，高官得作，駿馬得騎；通風報信因而尋獲者，賞黃金一錠，決不食言。〕

〔鑼聲又起。〕

天 媽！

〔屋內人蜂擁出門，易根毛忽然一趔跌倒。大家慌忙把他扶在凳上，七嘴八舌亂成一片。只見易根毛眼睛往上翻，口吐白沫，手脚牽動。〕

賽 (哭喊) 他要死了，他要死了！

天 媽喲！又是一條人命，可怎麼好，怎麼好？

金 （走上前去）你們不要吵，讓我來看看。（審視良久）他吃多了。他吃了多少？

賽 他說剩下的飯可惜，把四碗剩菜，半鍋冷飯都吃了。

天 我盛了半碗鍋底，也讓他給搶去吃了。

金 如何，如何！這個病叫做飯迷心竅，乃是吃得太多，一時消化不完所致，過幾天就會好的。

賽 天 （驚叫）過幾天！

金 至少三天，把他放平。

〔衆人七手八腳，將易根毛放在長凳上平睡。〕

〔易根毛口內有聲，四肢顫動。〕

〔此時衙役甲乙在門外再鳴鑼朗誦「通告」詞，誦至「……蕭九子」，金鑲玉一驚，誦至「歪戴綠頭巾……」〕

金 （向賽楊妃耳語）這是來捉我的！把我藏起來，把我藏起來！

〔金鑲玉逐步後退躲入內室去了。〕

〔衙役甲乙手拿紅燈籠走入，誦至「駿馬得騎」，易根毛忽然不動了，誦至「黃金」〕

鏡，決不食言」只聽得易根毛怪叫一聲，一躍而起。

易 (大喊) 黃金！拿來！拿來！

甲 什麼拿來，拿來？

易 你不是在喊，賞黃金一錠，決不食言嗎？不然我的病會好得這麼快？

甲 說得好容易，你把狀元找到了，豈止黃金，你還有高官得作，駿馬得騎呢。

易 什麼狀元？

甲 你還沒聽清楚，讓我告訴你，新科狀元蕭九子……

易·賽·天 (同時) 錯了，錯了，狀元姓鍾名馗，不叫蕭九子。

甲 你們錯了，鍾馗因為皇上嫌他長得太醜，已在金殿觸柱而亡了。

易·賽·天 唔！

甲 新科狀元蕭九子，天性風流，不服管教，身穿粉紅袍，綠襯衣，十指尖尖巧，歪戴綠頭巾……

賽 (驚叫) 啲！

「賽楊妃往內室跑了。」

天 媽，怎麼了？怎麼了？

〔賽天仙追入。〕

甲 兩日前出門遊耍，不知去向。奉當朝宰相盧大人之命行文天下，到處查訪，將人送到者，高官得作，駿馬得騎；通風報信因而尋獲者，賞黃金一錠，決不食言。

易 （心癢難搔）「黃金一錠，決不食言。」此話當真？

甲 宰相一言，快馬一鞭，豈有不真之理。

易 好，好，好！

〔易根毛站起來，走來走去。〕

〔衙役乙將衙役甲叫過去，耳語。衙役甲端詳內室門，點頭。〕

甲 過來，我問你。

易 問我什麼？

甲 剛纔這兒有一個身穿粉紅袍，綠襯衣，十指尖尖巧，歪戴綠頭巾的，走到屋裏去了，那是什麼人？

易 那是我們這兒老板娘的男朋友。

甲 叫什麼名字？

易 叫金鑲玉。



〔衙役甲同乙商量了一陣。〕

甲 姓名不同，服飾相同，糊裏糊塗，捉去領賞吧。

易 領賞！那要有我一份！

〔衙役甲乙耳語。〕

甲 有你一份，可以，你把他給弄出來。

易 (欣然) 可以，可以。(跑向窗前) 金夥計，金夥計……

金 (探頭) 走了嗎？

易 走了，出來吧。

〔金鑲玉，賽楊妃，賽天仙出來。〕

〔五人對面，相持片刻，金鑲玉等大驚，想轉身逃走，被衙役甲乙伸手捉住。〕

甲 黃金一錠，高官駿馬都拿穩了，蕭九子呀蕭九子，你膽敢逃走。

易 (趕前) 黃金一錠，高官駿馬，有我一份。

甲 (一掌推倒他) 滾你的！

〔易根毛倒在地上亂嚷。〕

金 (哀求) 兩位老爺在上，小生姓金名鑲玉，實在不是蕭九子。而且我並未投考，怎麼會得仲狀元？

甲 老板娘，他不是你的男朋友麼？

賽 是的。

甲 他跟你交了幾天朋友了。

賽 兩天了。

甲 不錯了，雖然名字不同，狀元沒考，可是粉紅袍，綠襪衣，十指尖尖巧，歪戴綠頭巾，服飾一樣。通告上說兩日前出門遊耍，時間又相同。

金 兩位老爺，不對，不對。

甲 什麼不對不對，抓去對對再說！

〔衙役乙拿出手拷腳鐐。〕

金 (喊) 不去！不去！去了就沒命了！

易 (重復奔上) 有我一份，有我一份！

金 (跪倒) 求求兩位老爺，求求兩位老爺！

〔賽楊妃強迫女兒跪倒，自己也跪倒。〕

甲 可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。

金 兩位老爺開恩。

甲 起來，起來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聰明人，都是通情理的人，場面上的人。起

來談談罷。

〔衆人起立。〕

金 給兩位老爺泡兩碗茶來。

易 話說明白，這種不花錢的客人，我只奉送半碗涼水，這桌子板凳的錢歸誰付賬？

金 我付，我付。

易 頭一回開張，現錢交易，概不賒欠。

〔金鑲玉付錢。〕

〔易根毛倒水。〕

賽 兩位老爺，什麼意思，儘管說罷，這兒沒有外人。

甲 常言道得好，當差當差，只爲發財，我們要抓你走，還不是爲了那黃金一錠，高官駿馬嗎？

金 是，是，是。

甲 作了高官，何愁沒有黃金，你如今既然不肯讓我捉走，就得賠償我的損失。

金 賠償多少？

甲 我們兩個，一人黃金五錠，共合十錠。

金 但求保得性命，十錠百錠何妨，我答應了。

易 （趕過來）有我一份！

甲 你憑什麼？你是什麼東西！

易 不管！有我一份。

甲 你憑什麼要有一份。

易 不憑什麼？常言道，「見面分一半」，我見了你的面，你就得分我一半。

甲 你是什麼人？

易 我是老板。

甲 不分給你。

〔易根毛湊上前來。〕

甲 把他細起來。

〔衙役乙將易根毛細起。〕

易 （掙扎無效）爲什麼細我？

甲 細起來你老實些，我正要找你老板說話。

易 說罷。

甲 官府有令，這個月起又要加稅加捐了。

易 (大叫) 加稅！加捐！加什麼稅？加什麼捐？

甲 男稅，女稅，人頭稅，土稅，地稅，營業稅；花捐，房捐，娛樂捐，茶捐，水捐，放屁捐。

易 (面目變色) 啊？放屁也要捐！

甲 豈止放屁要捐，下個月大便也要上捐了。

易 (渾身發抖) 一共多少？

甲 把你們人賣了，房子賣了，地皮賣了，也不夠！

「易根毛大叫一聲，當時暈倒。賽楊妃母女上前急救。」

賽 他又死了，又死了！

甲 死了也要捐。話已講明，把那十錠黃金拿出來罷，我們有公務在身，要走了。

金 兩位老爺在上，小生今天身上不方便，打一張票子罷，

甲 不行，要現貨，你打了個空頭的給我，我怎麼辦？

金 小生家財萬貫，可以身家性命擔保。

甲 要現貨，要現貨！

金 身上實在沒有，怎麼辦！

甲 那就帶人！

〔衙役甲乙上前欲鎖金鑲玉，女人們上來援救，大吵大鬧。〕

〔只聽得門外大吼一聲：「反了！」〕

〔齊人頂盔貫甲，耀眼生光，足踏牛皮戰靴，腰懸黃緞包裹的斗大印信，佩劍，手提一柄青龍偃月刀，舞將進來。〕

〔衆人尙在驚愕之時，齊人一刀背將衙役甲打翻在地，飛起一脚又將衙役乙踢倒。〕

〔齊人耍個刀花，突然煞住，果然威風凜凜，英雄出衆。〕

天 （歡呼）齊大將軍。

齊 小娘子受驚了，本將軍救駕來遲，馬到成功，得意之至。

〔賽天仙爲他接過大刀，伺候他。〕

齊 （指易根毛）他怎麼了？

賽 他們兩個人要收他的捐錢，把他嚇死了。

齊 （大喝）跪下！

〔衙役甲乙下跪。〕

齊 他要是醒，你們兩個休想逃命！

〔齊人上前看易根毛，救治良久，見他仍舊牙關緊閉，昏迷不醒。〕

齊 他昏迷不醒，本將軍亦不知如何是好。

金 小生倒有一法，取銅錢兩個，放在他兩個手掌裏，即可醒轉。

齊 錢呢？

天 是他們兩個人嚇的，要他們拿出來。

齊 好，拿錢出來。

甲·乙 (叩頭) 大將軍在上，我們哪裏有錢？

齊 真沒有麼？

甲·乙 真的沒有。

齊 把本將軍的青龍偃月刀擡過來，待本帥將這兩個奴才就地正法！

甲·乙 (連聲) 有，有……

〔衙役甲乙各獻銅錢一枚。〕

〔賽天仙接過銅錢，塞入易根毛左右手，衆人圍攏來。〕

〔易根毛果然悠悠醒轉。〕

易 (站起來) 多謝，多謝。

〔易根毛將銅錢丟起，又接入，收入衣袋，精神百倍。〕

甲 (哀懇) 病既然好了，錢還給小人吧。

易 有這樣好事！給我細上！

〔兩衙役自縛。〕

〔易根毛上前趕打兩衙役，兩衙役逃走，被易根毛奪下燈籠兩個。〕

易 （得意洋洋）賺了兩個燈籠，省了老子的燈油錢。

〔易根毛將兩個燈籠高掛起來。〕

〔這邊齊人大聲咳嗽。〕

齊 本將軍，本帥……

〔金鑲玉，易根毛，賽楊妃，賽天仙四人悄悄商議。〕

〔四人一齊下拜。〕

四人 多謝大將軍救命之恩。

齊 （志得意滿）罷，罷，罷，一旁坐下。

〔大家坐好。〕

賽 請問大將軍，今天爲什麼全付武裝？

齊 只爲萬歲有旨，命我在大武場操練八十萬御林軍，所以全付武裝。

天 （無限感激之情）怎麼這麼巧，到這兒救了我們？

齊 這也是天意如此，本帥一時高興，所以殺到此地。



大家 天意如此，天意如此。

齊 剛纔那兩個狗才，在此地無法無天，究竟爲了什麼，告訴本將軍，本帥好爲你們作主。

金 那兩個衙役鳴鑼通報，說新科狀元蕭九子……

齊 錯了，錯了，狀元姓鍾名馱，不叫蕭九子。

易 將軍錯了，鍾馱因爲皇上嫌他長得太醜，已在金殿觸柱而亡了。

齊 唔，那是因爲本帥在大武場操練兵馬，所以沒有看見。

金 那兩個衙役鳴鑼通報，說新科狀元蕭九子，天性風流，不受管教，出門遊耍不知去向，奉當朝宰相盧大人之命行文天下查訪，將人送到者，高官得作，駿馬得騎；通風報信因而尋獲者，賞黃金一錠，決不食言。

齊 後來呢？

金 後來他們就要捉我前去領賞。

齊 如此說來，你難道就是蕭九子麼？

金 (默然良久，長歎一聲) 實不相瞞諸位，小生正是蕭九子。

賽 你不是姓金，叫金鑲玉麼？

金 金鑲玉者，乃小生的筆名也。小生本姓蕭，排行第九，故名蕭九子。

大家 唔。

齊 那麼當今宰相盧大人是你什麼人？

金 宰相盧杞是我的姐夫。

賽 (着急地) 你是宰相的什麼人？

金 我是宰相的小舅子。

「大家精神一振，肅然起敬。」

易 (指指點點) 果然不錯：身穿粉紅袍，綠襯衣，十指尖尖巧，歪戴綠頭巾。

「金鑲玉隨他指點，轉身，露指，低頭。」

易 還有什麼證據沒有？

金 有我姐夫給我的護照，不知可算得證據？

易 拿來看。

「金鑲玉拿出一紙公文。」

易 (接過，打開誦讀) 「宰相之舅，通行無阻」。(大悅) 果然，果然，鑲玉兄，我有一事不大明白，你既做了狀元，爲什麼躲藏不去呢？

金 根毛兄你有所不知，我的姐夫宰相盧杞身爲一品大員，年已六十開外，至今膝下無兒，生怕死了之後，後繼無人，因此一天到晚將我禁閉在家，要我讀

書，爲的將來做官方便。想我金鑲玉風流瀟灑，決非循規蹈矩之人，因此同姐丈屢次爭吵，是兩天之前私自逃走來到此地，這溫柔鄉裏好不快活……

這官總是要作的呀，現成狀元爲什麼不當？

那裏有什麼狀元，不過騙我回去罷了。

〔易根毛忽蹲下地去。〕

易 哎喲，哎喲，我肚子痛起來了，暫時出去走動走動，鑲玉兄的護照我代你保管，以免被人看見，捉你回家。

金 多謝，多謝。

〔易根毛出門，飛也似地去了。〕

金 今天大將軍建立奇功，才子佳人聚於一堂，不可無詩，大將軍，大娘子，小娘子聽了。

〔金鑲玉沈吟許久，三步成詩。〕

金 只爲天仙到此來，將軍衝破虎狼圍，瀟灑風流蕭九子，佳人絕代賽楊妃。

齊 〔哈哈大笑〕本將軍雖然不懂詩文，可是這首詩把我們都作進去了，我聽懂了。

賽 〔興奮之至〕我一見你，就知道是一位世家公子，人漂亮，大方，又有錢，

了不起。

〔齊人相形見絀，略感不安。〕

天 (鼓勵他) 大將軍。

齊 (拍案) 本將軍今天把珠花帶來了。

天 你怎麼弄來的。

齊 本將軍用兩天功夫，派人在南海費了十牛八虎之力，又弄到了一枝。

天 拿出來看看。

齊 (起立) 最名貴的是當中五粒夜明珠，等本帥找個黑暗地方給你們看。

〔齊人在黑處站定，探手入懷取出一物，高舉，果然有亮光一閃一閃。〕

〔衆人喝彩。〕

天 (撲上前，歡呼) 好，給我。

齊 (收了起來) 我的小賽天仙。

天 (小鳥依人) 大將軍。

齊 你嫁了本將軍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也是我的了，何必再分彼此。我們今天成了親，明天進宮領賞，那金銀銅鐵錫，就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了。

金 (拱手) 大將軍五粒夜明珠贏得美人心，可喜可賀。

賽 女兒，將軍作了姑爺麼？

天 (撒嬌) 大將軍……

齊 (上前) 小婿本將軍參見岳母大人。

賽 罷了，罷了。

齊 參見岳父。

金 不敢，不敢，小生年少風流，實難當此重任。

天 大家都是新派人，不必這麼拘禮了。

〔大家欣然，攜手在園中散步。〕

〔外面有腳步聲，越跑越近。〕

齊 外面有叛兵作亂。刀來！

〔賽天仙遞刀給他，齊人端好架勢，嚴陣以待。〕

〔外面跑進來的卻是個女孩子，屠金花兒。〕

花 (伏在地下) 救命！救命！

齊 (威風凜凜) 有什麼冤枉，對本將軍講明，本帥給你作主。

花 那一天我父親被惡霸王打死，京兆尹大人把我帶回衙門，誰知他官面獸心，要娶我作妾，我抵死不從，被他關了兩天，今天趁空逃出，他在後面緊

齊 緊追趕，小女子萬般無奈，逃到此地求大將軍救命。

齊 不成問題！那京兆尹呢？

花 後邊追來丁。

齊 你閃在一旁，等本帥擋他一陣。

〔齊人提刀以待，衆人都退到齊人背後。〕

〔京兆尹追趕進門。〕

〔兩人四目相視，僵持。〕

齊 本將軍在此。

尹 本京兆尹在此。

齊 在此作什麼？

尹 你在此作什麼？

〔兩人相視許久。〕

尹 （點頭）我明白你了。

齊 明白什麼？

尹 方纔有探馬來報，關帝廟裏虎威將軍周倉的盔甲靴帽同青龍偃月刀被賊偷去，不知下落；你這一身武裝是哪裏來的？

齊 (氣餒) 這，這，這是皇上的恩賞。

尹 (大喊) 大膽！

〔齊人俯首。〕

〔正在此時，門外闖進了牛魔王。〕

魔 (厲聲) 京兆尹！

〔京兆尹倉皇回顧。〕

尹 牛魔王，趕來作什麼？

魔 京兆尹，你好不夠朋友！

尹 你打死人命，本官放你逃走，怎麼不夠朋友？

魔 你既然放我逃走，你不該霸占我的女人。

尹 誰是你的女人？

魔 (用手一指) 屠金花兒。

尹 她不願跟你，與本官何干！

魔 她不願跟我，與你何干！

尹 牛魔王，你不要這個樣子，本官是你的父母官，你休要出言無狀。

魔 我是當地一霸，豈怕你小小京兆尹！

尹 你欺本官勢孤力薄，等本官回衙調動人馬，教你死無葬身之地。

魔 你少說廢話，把女人交出，萬事全休。

尹 不交呢？

魔 我搶！

〔牛魔王推開京兆尹，奔上屠金花兒。〕

尹 〔屠金花兒躲到齊人身後。〕

〔狂喊〕救命！救命！

〔齊人鼓勇上前，劈面一刀，被牛魔王伸手將刀搶去。〕

〔齊人變成赤手空拳，衆人大驚。〕

〔衆人四下奔逃，牛魔王追趕。〕

易 〔易根毛精神百倍，跑入。〕

〔高叫〕當朝宰相，代行天子職事，盧大人駕到，跪接聖駕！

〔外面一片站班喝道之聲，鐘鳴鼓響，盧杞出現門前。〕

〔京兆尹首先跪倒。〕

盧 〔衆人紛紛跪倒，只有金鑲玉轉身想溜走。〕

〔近前〕小舅子，不要跑，我已經看見了。



金 (回身) 姐夫。

盧 小舅子，屢次傳你不到，是什麼原故？

金 (聳嘴) 我不喜歡讀書。

盧 (哈哈大笑) 你已經伸了狀元，不必讀書了。

金 我沒有趕考，怎麼會伸狀元。

盧 小舅子有所不知，那是本姐夫在金殿保舉，皇上恩准的。

金 既然如此，這狀元我作了。

盧 (大悅) 這纔是我的好小舅子！

〔易根毛在正當中設好座位，請盧杞入座。〕

盧 本宰相已經就任代理皇上之職，爾等可以三呼萬歲，大禮參拜。

〔衆人下拜。〕

盧 小舅子是自己人，可以免禮。

〔金鑲玉立在盧杞身後。〕

〔衆人三呼萬歲，歡聲雷動。〕

盧 衆卿免禮，站在兩旁。

〔衆人站在兩旁。〕

盧 小鼻子，本姐夫進來的時候，這裏面打成一團爲了什麼，快說給我聽聽。

金 姐夫。（湊近耳語片刻）

盧 噢，噢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傳旨下去，命牛魔王，京兆尹晉見。

金 代理聖上有旨，傳牛魔王，京兆尹晉見。

「牛魔王，京兆尹上前，跪下。」

魔 臣牛魔王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尹 臣京兆尹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盧 你們的事情，寡人已經知道了，當今民主時代，豈可胡亂搶人，寡人的意思，叫屠金花兒上來自己選夫好麼？

魔·尹 萬歲，萬萬歲！

金 屠金花兒，聖上召見。

「屠金花兒上前，下跪。」

盧 屠金花兒，牛魔王京兆尹都要爭你爲妻，寡人的意思由你自行選擇。

花 萬歲在上，他們兩個，一個太兇，一個太老，我都不喜歡。

盧 你喜歡哪個呢？

花 （手指齊人）那位將軍。

盧 將軍是誰？

金 (代告) 名叫齊人。

盧 傳齊人。

〔齊人挺身而前。〕

齊 (打躬) 臣齊人見駕，因有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，吾皇萬歲，萬萬歲。

盧 你已否婚娶？

齊 啓奏萬歲，臣元配夫人尙未完娶。

盧 現在哪裏？

齊 就在此地。

盧 名叫什麼？

齊 名叫賽天仙。

盧 寡人要看。

金 賽天仙叩見萬歲。

〔賽天仙上前，跪下。〕

盧 (欣賞) 很漂亮，(又看看金花兒) 也很漂亮，齊人，這屠金花兒也要嫁給你，你一人娶兩個女人吃得消嗎？你要再思再想。

齊 (大叫) 啓奏萬歲，孟子云：「齊人有一妻一妾」，臣是命中註定，有兩個女人的。(面紅筋漲) 臣是命中註定……

盧 好，好，好。小舅子，你年少風流，沒有老婆，如何是好？

金 姐夫，此地老板娘就是我的妻子。

盧 原來如此，她叫什麼名字？

金 叫賽楊妃。

盧 召見賽楊妃。

〔賽楊妃上前。〕

賽 姐夫。(欲跪)

盧 自己人，也不必了。(端詳) 風騷得很，寡人甚爲滿意。

金 姐夫誇獎。

盧 易根毛。

〔易根毛慌忙下跪。〕

盧 今天你通風報信把寡人帶領前來，你的功勞不小，黃金一錠當然照付，寡人也想賞你一房妻室，以爲酬謝。

易 (叩頭) 啓奏萬歲，小人並無此種嗜好，務請萬歲高擡貴手，收回成命。

盧 (訝然) 這是爲了什麼？

易 小人是勤儉成家，克苦度日，決無餘錢討個老婆來糟蹋糧食。

盧 那麼寡人如何謝你呢？

易 小人愛財如命，此外均無興趣。

盧 既然如此，封你爲財務大總管之職就是了。

易 (叩頭) 萬歲，萬萬歲！

〔易根毛起立，向內室去了。〕

盧 寡人看牛魔王京兆尹齊人都是經天緯地之才，京兆尹着卽晉昇三級，加發雙薪，牛魔王封爲天下都招討，齊人封爲狐假虎威大將軍。

魔·尹·齊 (高呼) 萬歲，萬萬歲！

盧 寡人看賽楊妃，賽天仙，屠金花兒，都是天姿國色，爲國爭光不少。賽楊妃封爲賣國夫人，賽天仙封爲辱國夫人，屠金花兒封爲亡國夫人。

賽·天·花 (鶯聲燕語) 萬歲，萬萬歲！

〔易根毛出現內室門口。〕

易 (趨前下跪) 小臣擺就宴席，恭迎御駕。

盧 可有什麼好菜麼？

易 有，有，有，小臣親自下廚，大顯身手。

盧 報給我聽聽。

易 第一樣雞毛炒蒜皮，第二樣破蒲包清蒸爛荷葉，第三樣禿尾巴驢子放狗屁，第四樣，爛污泥乾煮大皮球，第五樣民脂民膏活煎老百姓。

盧 (點頭) 好，好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小舅子扶我入席。

〔金鑲玉扶了盧杞，衆人絡繹入內室。〕

〔小二子跨越籬笆牆，又蹇到窗前吹口哨。〕

〔蹇天仙探首出窗。〕

天 誰？誰？小二子，你又來了。

二 快出來，快出來。

〔蹇天仙走出來。〕

天 (不耐煩) 出來了，什麼事情？

二 外頭追兵太急，我要遠走高飛了，我特爲來約你一塊兒逃走。

天 (悠悠然) 一塊兒逃走？現在可不行了。

二 爲什麼？

天 我已經許配了人家了。

二 你怎麼可以？

天 還是那句話，我們女人圖個什麼呢？一圖個面子，二圖個榮華富貴，如今我這兩樣都圖着了，我就犯不上跟你去受罪了。

二 你先前跟我講好等我的。

天 我等你也得等個榮華富貴呀！你這付倒霉樣子，我等你幹什麼？

二 你就忘了你跟我三擊掌？

天 算了，算了，說什麼三擊掌，四項諾言還不是泡了湯嗎？

二 好，你告訴我，你許配了誰？

天 姓齊名人，奉旨新任狐假虎威大將軍。

二 (跳了起來) 那個騙子！

天 不要破口傷人！

二 我一定要報仇！

天 來罷，我們夫婦等着你。

〔齊人的聲音：我的賽天仙呢？

二 (切齒) 好，我們後會有期，你的報應就在眼前！

「小二子轉身逃走。」

「齊人手持酒杯已有醉意，盪盪倒出內室。」

齊 我的賽天仙，你在這兒。

天 你喝醉了。

齊 爲什麼不醉呢？過來喝一杯，喝一杯！

天 （撒嬌）不，不……

齊 聽我的話，聽我的話……

天 要聽話不難，你把那枝珠花給我。

齊 可以，可以。

「齊人探手入懷摸索良久，手伸出來，空無一物。」

齊 死了。

天 什麼？珠花會死了？又騙我？

齊 賽天仙，你已經是我的老婆了，我的祕密再也不必瞞你，實不相瞞，方纔那

枝珠花是假的。

天 假的？我看見夜明珠發亮。

齊 那是螢火蟲，現在已經死了。



天 你到底還是個騙子。

齊 一點不錯，索性跟你說明白，我這全套武裝真是在關帝廟裏周倉身上剝下來的，不然有這麼神氣！

天 真的……（欲哭）

齊 你別這麼洩氣，靠這一騙就包定我前程萬里。金花兒，金花兒。

〔齊人把金花兒拖出來。〕

〔齊人左擁右抱，其樂陶陶。〕

齊 （高聲）齊人有一妻一妾，三人同心，其力斷金，今後兩千年間都還是我的世界啊！

〔衙役甲乙手持公文飛奔而入內室。〕

〔衆人蜂擁而出。〕

盧 （朗讀公文）「捉鬼大神鍾馗新拜大命，到陽間捉鬼，斬關破寨，所向無敵，計程馬上殺到京城來了。」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？

魔 （打躬）啓奏萬歲，臣是當地一霸，家中有夜花園一座，恭請御駕立刻親征，會商抵擋鍾馗之策如何？

盧 天下都招討之言有理，京兆尹何在？

尹 在。

盧 狐假虎威大將軍何在？

齊 在。

盧 財務大總管何在？

易 在。

盧 新科狀元何在？

金 姐夫，我在這兒。

盧 吩咐全國實行戒嚴令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封鎖言論，斷絕交通。齊集牛府夜花園，會商平亂大計，不得有誤！

衆人（齊喊）萬歲，萬萬歲！

〔暗轉。〕

## 第二場

登場者：

牛魔王 易根毛 齊人 金鑲玉 京兆尹 賽楊妃 賽天仙 屠金花兒

盧杞 小二子 委屈居士 冤枉山人 牛頭 馬面 鍾馗 周倉

牛魔王府夜花園。

花園裏亭臺樓閣，大樹參天，玲瓏山石，奇花異草，燈籠火把如同白晝。

牛魔王獨立園中左顧右盼，易根毛身穿圍裙，跑來跑去，忙碌異常。

易 (作揖) 都招討大人請了。

魔 大總管請了。

易 宵夜的酒席已經齊備，請皇上同諸位大員入席吧。

魔 (躬身) 酒席齊備，會議開幕，恭請代理陛下，諸位大官，諸位夫人入席。

〔易根毛脫去圍裙下跪。〕

〔園門開處，齊人，金鑲玉，京兆尹，分班而入，稍停，賽楊妃，賽天仙，屠金花兒都夫人打扮，簇擁着盧杞入園。〕

〔盧杞略頷首。〕

〔易根毛起立，扶着盧杞坐高位。〕

易 諸位大員，諸國夫人參叩聖駕。

〔衆人一上上前叩拜。〕

金 臣新科狀元蕭九子見駕，姐夫萬歲。

魔 臣天下都招討牛魔王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尹 臣晉昇三級，加發雙薪京兆尹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齊 臣虎威大將軍齊人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賽 臣妾賈國夫人賽楊妃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天 臣妾辱國夫人賽天仙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花 臣妾亡國夫人屠金花兒見駕，吾皇萬歲。

易 臣財務大總管易根毛見駕，吾皇萬歲萬萬歲。

盧 平身，文站東，武列西，站立兩廂，女人站在寡人身旁。

〔衆人站好。〕

盧 皇帝也好，陛下也好，萬歲也好，說起來寡人不過還是個代理的，只爲國難當頭，我不跳火坑誰跳火坑，所以勉爲其難而已。現在大會開始，我們正式天子因爲神經衰弱正在內宮睡覺，寡人飲水思源，非常感謝，要爲天子的身體靜默三分鐘，他若早入陰曹，我也好早登大寶。

易 (高喊) 領旨！靜默！

〔衆人靜默。咳嗽，打嚏，難於忍耐。〕

易 默畢。

〔衆人擡頭。〕

盧 今日之會不比尋常，寡人剛剛接到報告，鍾馗出師捉鬼，一路勢如破竹，直往京城而來，那捉鬼的黑名單上，你我的名字都在其內，寡人想他如果一旦殺來，必有一場惡戰，我們這一場富貴榮華得來不易，必須要羣策羣力，一心一德，上對得起祖宗，下對得起老婆。

衆人 皇上之言有理。

盧 聖人云「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」寡人乃是勞心者，諸位愛卿乃是勞力者；寡人理應高高在上發號施令，等到鍾馗殺來之時，爾等只有向前，不准退後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一戰成功，必能活捉鍾馗也。

衆人 (歡呼) 萬歲，萬萬歲！

易 (下跪) 臣易根毛啓奏萬歲，宵夜點心已經擺好，請萬歲入席。

盧 吃點點心，再商破敵之策也好，可有什麼好東西吃麼？

易 小臣見萬歲方纔的胃口甚好，故此仍用原來的作料略加變通，辦了一桌面茶缸裏煮皮球，禿尾巴驢子拉狗屎，破蒲包，爛荷葉，雞毛蒜皮澆水桶，河裏冒泡王八屁，外加人肉包子一大籠。

盧 好，好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，衆位夫人扶我

入席。

〔衆人正在走動。〕

〔只聽得「轟隆」一聲巨響，燈籠火把，一齊熄滅，天上霹靂交加，電光閃閃，狂風大作，驟雨傾盆。〕

〔鬼嘯之聲大作。〕

〔衆人大哭小叫，一陣大亂，時聞「救命！救命！」之聲。〕

〔突然靜寂，燈火復明。〕

盧  
（蹲踞地下狼狽不堪）是不是鍾馗來了？

〔寂然。〕

〔衆人擡頭，睜眼，只見鍾馗仗劍而立，左有委屈居士，右有冤枉山人，牛頭馬面抗旗打傘站在身後；小二子站在鍾馗面前。〕

〔衆人大驚，盧杞幾乎暈絕。〕

〔大家七手八腳把盧杞扶正坐好。〕

大神請看，我說我會帶路罷，一網打盡，都在這兒了。

你帶路帶得好，我很喜歡，我很喜歡。

（驚叫）小二子！

二天鍾二  
你好？你好？

鍾 (一望) 那是你的熟人麼？

二 那是我從前的愛人，現在嫁人了。

鍾 我們是先禮後兵，凡有老朋友在場，大家可以先行交際，然後動手。

〔於是兩邊的人，各自握手言歡，感情異常融洽。〕

〔感情漸漸不融合起來。〕

〔先是小二子同齊人爭吵，以後大家都爭吵起來。〕

〔大亂。〕

鍾 (大叫) 交際停止！不宣而戰！

〔衆人各就原位。〕

盧 大膽的鍾馗，寡人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你斗膽前來挑戰，難道不要命麼？

鍾 本大神奉命在人間捉鬼，大鬼小鬼斬殺無數，如今只剩下你們這一羣大鬼，難道還想逍遙自在麼？

盧 (發號施令) 先下手的爲強，誰願意先打頭陣。

魔 (大喊) 當然我打頭陣。

〔牛魔王衝出。〕

鍾 這是什麼鬼？

委 這是黑名單上的混世魔王。

鍾 看他頭生雙角好不兇惡，牛頭出陣。

牛 (應聲而出) 我跟他頂牛。

〔牛魔王同牛頭各自低頭頂將起來，牛頭連敗兩次，盧杞這邊鼓掌歡呼。〕

牛 (大喊) 不行了，不行了，頂不動了！

鍾 馬面助戰，在後面推他一把。

馬 是嘍！

〔馬面出陣抵住牛頭。〕

〔三人相持甚久。〕

鍾 此鬼何以這麼利害。

委 這牛魔王天良喪盡，沒有良心，故所以這麼利害，唉！

二 我知道他還是有良心的，看這地下有紅印子，就是他將良心踩在腳底下了。

委 只要把良心生好，就可破這魔王。

牛·馬 (不支) 不行了，不行，實在頂不動了！

〔小小子跑到牛魔王身後搗來搗去，牛魔王舉足踢他，被小小子將牛魔王的鞋脫下。取



出紅心一顆。

〔小二子將心揪入牛魔王胸膛。〕

魔 (突然起立) 哎呀! (兩手掩面) 我對不起人, 對不起, 我怎麼作人呀, 我怎麼作人呀……

〔牛魔王又哭又叫, 轉身逃走, 被牛頭猛力一頂, 大叫一聲倒地而死。〕

〔牛頭馬面及小二子回陣, 鍾馗撫慰備至。〕

盧 出師未捷, 先喪大將, 可惜可惜。京兆尹抵擋一陣。

尹 萬歲聖明, 臣年邁力衰, 實在無力抗戰, 臣想申請退休了。

盧 (大怒) 養你千日, 用你一時, 你想臨陣退縮麼? 趕快出陣, 違令者斬!

〔京兆尹出陣。〕

鍾 這是什麼鬼?

委 這是黑名單上的奸鬼, 假鬼, 又有個名兒叫作紗帽鬼。

鍾 那麼軍師出陣如何?

委 唉! 出陣就出陣罷。

〔委屈居士懶洋洋走出。〕

尹 (哭喪着臉) 哪想得到我們作文官的也要上陣, 這不是打鴨子上架麼?

委 唉！有什麼法子呢，聽天由命，過來打吧。

尹 我沒有力氣呀。

委 唉！不打嗎？不打幹什麼呢？

尹 你想，我作官的不過只爲了這一頂紗帽，如今爲了這頂紗帽要送命，這太不值得了。

委 （大喊）紗帽！

【半空中忽落下大紗帽一頂，將京兆尹罩在裏面，紗帽再起，京兆尹已不知去向。

【委屈居士得勝而同。

盧 吏部尙書不見了，如何是好？

金 姐夫，我去對付一陣怎麼樣？

盧 萬萬使不得，你是寡人的小舅子，萬一上陣失風，你姐姐那裏，寡人如何交待？

金 我風流瀟灑，遊戲人間，姐姐那裏你交待也好，不交待也好，與我何干？

賽 相公，你竟忍心撇下妻子麼？

金 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，我也顧不得你了。

【金鑲玉飄然出陣。

鍾 這是什麼鬼？

委 風流鬼。

金 小生金鑲玉，久仰鍾馗相公大名，拜求一見。

鍾 (走出來) 你要見我麼？

金 (哈哈大笑) 生得這麼醜，難怪皇上不取你作狀元了。

鍾 (怒) 你有什麼本領，竟敢譏笑起我來？

金 並沒有什麼本領，第一好色，第二作詩耳。

鍾 好色我不精此道，作詩我也喜歡，你能當面作詩一首給我看麼？

金 大神之命，敢不應命，但不知用什麼題目？

鍾 (想一想) 就用我這鬚鬚作題目吧。

【金鑲玉沈吟，走了三步。

金 大神注意，小生乃是三步成詩。有了。公鬚何以這般奇？不像山羊不像雞，打你耳光通不怕，靠它遮住兩邊皮。

鍾 (大怒) 小畜生，出言無狀。

【鍾馗舉劍欲斬，那金鑲玉冉冉而退，退到牡丹花下。

【山洞中出現女鬼招手，金鑲玉忽然不見了。

鍾 (大驚) 難道鑽到地下去了。(見花開甚盛) 好花，這是什麼花？

〔地下金鑲玉答曰：牡丹花，君不見牡丹花下死，作鬼也風流乎。〕

〔鍾馗歎息回陣。〕

盧 (頓足) 不得了！不得了！(四顧) 易根毛出陣！

易 (下跪) 哎呀！萬歲爺！我只會經管錢糧，如何能夠上陣？

盧 軍令如山倒，少說廢話！

易 齊大將軍至今不出陣，倒要我出陣麼？

盧 齊大將軍大材必有大用，寡人要靠他保護殺出重圍呢。

易 萬歲爺……

盧 (大喝) 滾出去！

〔易根毛應聲滾出，直入敵陣，弄得鍾馗陣腳大亂。〕

〔大家捉他，誰知他滑如泥鳅，竟捉不住。〕

鍾 軍師！軍師！有何妙計？

委 這是齧刻鬼，把他一根毛拔掉就可以活捉了。

〔衆人捉他不住。〕

冤 (將鍾馗拖在一邊) 借我三個銅錢，我可以破他。

〔鍾馗摸錢給他。〕

〔冤枉山人將銅錢一個個拋在地下，易根毛大悅，拾錢，慢慢過來。〕

〔冤枉山人手持另一個小錢勾引他，上前一下捉住，將易根毛的獨鬚拔下。〕

〔易根毛怪叫跌倒，被活捉。〕

齊 (舞刀大喊) 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，一妻一妾，顧不得矣。

〔齊人抽身想跑，被鍾馗等圍住。〕

齊 (左右受敵) 跑不了，如何是好。

天。花 啓奏萬歲，我們去救丈夫。

賽 也罷，同歸於盡，我也來。

〔三女將鍾馗圍住，鍾馗面紅耳赤。〕

齊 迷住他，迷住他，我好逃走！

〔鍾馗掙扎出圍，摸出死蛇一條，另一頭拋給小二子，將三個女人縛住。〕

〔衆人進攻齊人，齊人抵擋不住，索性站定不動了。〕

齊 本將軍龍游淺水遭蝦戲，虎落平陽被犬欺，英雄落難，可歎，可歎！

鍾 你竟敢罵人麼？

〔鍾馗朝齊人臉上猛擊一掌，只聽得「咚」的一聲，如同打在牛皮上一般。〕

「衆人連擊，「咚咚」作聲，齊人毫無所動。

齊（哈哈大笑）本將軍英雄蓋世，當年統率八十萬御林軍，掃平西北狼煙，皇上親封平南掃北東征西討頂天立地大元帥，你們知道麼？

鍾 軍師，打他不動，什麼道理？

委 唉！臉皮太厚呀！

鍾 臉皮太厚如何辦法？

二 我有辦法。（上前）大將軍，你偷了關帝廟裏周倉將軍的盔甲大刀，周將軍凍得要命，你還不脫下來還給他嗎？

「齊人不作聲。

二 還不還嗎？還不還嗎？

齊（怒）多管閒事！你個小雜種！

二 脫下來吧！脫下來吧！

「齊人雙手掩耳，不聽。

二 大神，他不聽，我也沒有辦法了。

鍾 他身上盔甲果然是周倉將軍的麼？

二 可不是，人家周將軍被他剝光了三天了。

鍾 我自有道理。(向天打躬)關帝座前周倉將軍何在？

〔霹靂一聲，天變冥暗，雲端現出周倉將軍，赤膊散髮，凍得發抖。〕

周 該死缺德的東西，把老子的衣服偷去，凍得老子要死，還不趕快還我麼？

〔齊人扔刀，丟盔，解甲，倒地。〕

〔霹靂一聲，周倉不見。〕

盧 (大叫)出兵不利，大勢已去，光桿皇帝，無能爲力了！

〔盧杞從高座上一跤栽倒。〕

〔鍾馗上前舉劍要斬。〕

盧 (就地一個打滾，跪起來，高舉一樣文件。)慢點，慢點，我有自白書。

〔暗轉。〕

### 第三場

登場者： 鍾馗 委屈居士 冤枉山人 牛頭 馬面 小二子

戰後。

夜花園燈火復明。

鍾馗靜坐樹下休息。

委屈居士冤枉山人侍立兩側，牛頭馬面立於身後。

鍾 大功告成，應當班師回轉陰曹去了。

〔衆人答應。〕

〔小二子抱着一大罈酒走來。〕

二 鍾大老爺，辛苦，辛苦。

鍾 你也辛苦，你捧的什麼東西？

二 小人心裏快活，大老爺大功告成，應該飲酒慶賀，小人打得一罈好酒，給大老爺解悶。

鍾 (見酒大悅) 虧你想得週到，多謝你了。

〔小二子用大杯爲鍾馗斟酒。〕

〔小二子引得委屈居士，冤枉山人，牛頭，馬面連翩帶跳。〕

〔大家唱的唱，舞的舞，鬧的鬧，笑的笑。〕

〔鍾馗喝得興起，將酒罈搶到手裏，引口吸之。〕

二 大老爺吃熱了，把靴子脫了，晾晾腳好不好？

〔鍾馗伸腳，牛頭馬面爲鍾馗脫靴。〕



〔委屈居士偷摘了鍾馗寶劍。〕

〔冤枉山人偷掉鍾馗笏版。〕

〔小二子爬上樹，伸腳下來，夾掉鍾馗紗帽。〕

〔鍾馗大醉，仆倒樹下，鼻息如雷。〕

（下樹，推鍾馗）大老爺，大老爺。

唉！喝醉了。

二 冤 喝醉了，唉！

二 我們也辛苦了，趁大老爺喝醉，我們溜出去玩吧。

〔衆人欣然點頭。〕

〔一轟而散。〕

〔鍾馗鼾聲忽止，身體也不再動，燈火漸熄，夜色已深，在大樹之下有如化石。〕

〔幕下。〕

## 第三幕

登場者：

溫老板 小二子 屠窮 屠金花兒 易根毛 京兆尹 賽天仙  
齊人 賽楊妃 牛魔王 盧杞 衙役甲·乙 鍾馗 金鑲玉

過了一千多年的現代。

那夜花園滄海桑田幾經嬗變，現在成了一家郊外公園了。

雖然已過千年，但風物依稀如故，只是亭臺樓閣已經改成了流線型的洋房了。

那棵大樹，那些玲瓏石，那叢牡丹仍在舊處，大樹下有一塊石頭，長遍青苔，斑剝古雅，民間相傳古時終南進士鍾馗在捉鬼之後的慶功宴中薰薰大醉，成爲化石。

這一天天氣不好，園中遊人稀少，顯得異常冷清。

溫老板和屠窮就在這裏作小生意，一個揀了籃子賣汽水和可口可樂之類的飲品，一個賣瓜子花生之類的零食。

他倆吆喝着對面走來，相對黯然。

溫  
生意怎麼樣？

屠 咳！沒有開張。你呢？

溫 唉！還不是一樣。

屠 市面蕭條，天氣又不好，幹我們這行的，看起來就只有死路一條了。

溫 （向着那石像）鍾馗老爺，世代相傳，說您在捉鬼之後，在慶功宴裏，喝酒喝得大醉，就化成了石頭。這園子就靠着您這段故事引得人來人往，要是您真的有靈，您就大顯神通，再大大地捉一次鬼，救救我們這些苦命人罷。我沒錢買香燭，就在這兒撮土爲香，我跟您磕一個頭。

【溫老板向石頭叩頭。

屠 我也給您磕一個，我不求別的，求您老人家保佑早讓我死了罷。

【屠窮也叩頭。

【小二子精神不振，懶懶地踏着三輪車過來。

二 （驚奇）溫老板，屠老頭，你們幹什麼？

溫 小二子，我們給鍾馗老爺磕頭，求鍾老爺保佑我們。

二 保佑？保佑我們早死早脫生吧！

屠 （驚）小二子！你怎麼也這麼說？

【屠窮跑過來，見小二子臉上青一塊紅一塊的。

屠 小二子你怎麼了？

「溫老板也跑過來。」

溫 小二子你跟人打了架？

二 還不是洋兵？常打呀，一天打一回，有時候一天打個三四回也說不定。

溫 今天打了幾回？

二 今天運氣好，只打了一回。就在前頭江邊兒上，一個洋兵挾着女人叫我過來，又過去，他跟女人在車上又笑又鬧，一路摔擲炮，來來去去足足七八趟。我是累得一點兒勁都沒有了，他還不許我停；還拿腳往我屁股上踢。我忍不住了，停下來，他上來就是一拳。

「兩個老人唉聲歎氣。」

二 您想我不是好惹的，我的身子也結實，不像臧大二子那麼一拳就會送命，我就跟他打起來了。

溫 打不得，打不得，太危險。

二 （得意）我把他打倒了呀！

屠 啊！

二 誰知道洋兵一下子又來了，一大羣，把我翻倒在地上亂打（摸頭）還把吃剩了

的香煙頭攔在我頭上，拿嘴裏嚼得黏黏的橡皮糖一封。

（大驚）哎喲！

怎麼辦？

二 我疼得滿地打滾，拉也拉不掉，那些洋兵就拍着手笑，後來看見我們的人來了，他們跳上大卡車就跑了。

溫 我看看，可不是，橡皮糖，香煙頭，喲！還有血！

二 血倒不是，那是圍着看熱鬧的好心人等事情過了之後給我上的紅藥水。

溫 唉！就這麼就算了？

二 可不是算了，有一個警察勸我別哭，別生氣，說是洋兵喜歡我，跟我鬧着玩兒的。

溫 真會玩兒，真會玩兒。

〔屠窮想用手摸小二子的頭。〕

二 不能碰，一碰就疼。

屠 咳！

二 讓我把車踩回去交了班，也來跟鍾馗老爺磕個頭。

〔小二子踏着三輪車走了。〕

「遠遠嘻嘻哈哈來了一羣人。

溫 屠窮，你看有生意來了。

屠 可不是，鍾馗老爺有靈，真保佑我們。

「易根毛着長袍馬褂，手拿司的克，非常神氣。

「京兆尹穿西裝，對易根毛很恭敬。

「賽楊妃旗袍大衣，裝束入時，手拿玻璃皮包，高跟鞋一走一扭，滿面春風。

「齊人戎裝，挺胸凸肚，意氣飛揚，左右臂一邊吊着賽天仙，一邊吊着屠金花兒。

賽 (坐下) 累死了，累死了。

易 賽女士，走不動了麼？

賽 我什麼時候走過這麼多的路？

「溫老板湊上前去，把提籃舉到賽楊妃面前。

溫 汽水。

賽 (看看他的籃子，再看看他的人) 憐死了！(揮手) 去！去！

「溫老板退在一旁。

天 (跳躍着) 這地方不錯，改成一个跳舞場多好。

尹 Miss Hello 的癡真大，剛纔不是還說昨天這一夜跳得腿酸麼？

天 腿再酸我還是要跳的。

齊 改跳舞場就俗了，還是散散步好，這兒難得的是有這麼好的空氣。

天 空氣哪兒沒有，你怎麼忽然倒風雅起來了？

易 那倒不要說，有了錢，人自然會風雅起來的。

花 風雅也要有個限制，（指着屠窮同溫老板）這種人在這裏也會風雅得了麼？

天 你是「吃飯忘了種田漢」，我就沒有這種貧富階級之分，來，我買點東西吃。

「賽天仙向兩個老頭子買東西。」

齊 不要收小姐的錢，等一會兒我付。

「金花兒賭氣走開。」

齊 （追上去）怎麼了？怎麼了？

花 她是有意對付我。

齊 決不會，決不會。

花 你怎麼知道不會，你不許付錢。

齊 不付就是。

花 你付了我不理你。

齊 當然，當然。

賽 (高聲) 醋罈子又打翻了麼？

「賽天仙分東西給大家吃。」

天 吃，吃，吃，反正有人請客。

「對峙之勢顯然，齊人搖頭。」

易 大將軍也難斷家務事麼？

你不知道，這也是人生一樂呵。

賽 盧總理呢？他說了帶我們來看鍾馗化石的。人呢？

溫 (上前) 化石就在這兒。

賽 (看他一眼，沒理他) 你們來看，在這兒，真是一個人。

「他們上去欣賞。」

天 好怕人！

易 好傢伙！這一臉的鬍子。

花 還是電燙的呢。

「衆人大笑。」

「盧杞着中山裝遠遠走來。」

尹 盧總理落後了。



盧 這地方很好，我有點似曾相識的樣子，「前度劉郎今又來」，很多感慨，所以走得慢了一點。

賽 盧老頭子，你學識淵博，你過來給我們講講這鍾馗化石是怎麼一段故事。

盧 （上前）這就是鍾馗麼？

「盧杞撫摩鍾馗石像良久。」

盧 鍾馗，想不到你成了一片化石，當年捉鬼威風，而今安在？

天·花 （推他）囉嗦什麼？你講呀。

盧 說來也沒什麼稀奇，故老相傳，在一千年以前，這鍾馗生性驕傲，相貌奇

醜……

易 因為奇醜，所以驕傲，在心理學上說，這是一種變態的自卑心理。

齊 這種人本將軍見得很多，越窮的人骨頭越硬，其實就是一種阿Q。

盧 因此在中了狀元之後，天子嫌他相貌太醜，罷免不用，他一怒觸柱而死。

天 哎喲！疼死了，我纔不幹！

盧 他陰魂不散，遷怒旁人，就到人間捉鬼。你們想人間哪裏有鬼？他不過揀老實的欺侮而已。事後他手下的小鬼大擺慶功宴，鍾馗大醉之下，化爲一塊頑石。

賽 好鍾馗，叫我坐一坐。

「賽楊妃坐在石頭上。」

盧 這只是一個傳說，我考據這個傳說的心理根據，證明正如同齊大將軍所說，不過是一種窮極無聊的阿Q精神在作祟而已。

尹 (點頭) 盧總理的話說得真透澈，到底是作了半輩子大官的人……

溫 (走上前) 一共五瓶汽水，三千塊錢。

屠 我這兒兩千四百塊錢。

天 (指齊人) 由將軍付錢。

花 你要是付了，我馬上就走。

齊 好，不付，不付。

溫 (陪笑) 哪一位付錢？

「大家有的作付賬狀，有的作搶付賬狀，漸漸走散開，只有易根毛沒動。」

溫 老爺，我們是作小生意的。

易 你去找那個穿軍裝的，那兩個女人都是他的。

溫·屠 (走向齊人) 將軍，您不在乎這一點兒錢。

齊 這是我家務事，你們不要管。

溫 將軍，我們是小本生意。

屠 我們是靠這幾個錢養家活口的。

齊 （忽然大喝）滾開！

齊 齊人一把將屠窮推倒。

齊 溫老板上前將齊人扭住，大家亂喊起來。

齊 （瞪圓了眼睛）你敢動手！

齊 齊人將溫老板一掌打退數步。

齊 小二子跑上。

二 老板，怎麼了？怎麼了？

溫 他吃東西不給錢！

二 誰？

齊 小二子和齊人四目相視。

二 是你！

齊 本將軍……

二 什麼將軍，你昨天賴我的三輪車錢沒付，就從隔壁弄堂溜了，今天你還想跑麼？

齊 (大吼) 你混賬！本將軍不認識你！  
二 我認識你就夠了！

「小二子一把抓住齊人的衣領，相持不下。」

盧 請看，此之謂窮兇極惡，都是鍾馗的信徒。

易 窮兇急餓就是一窮就兇了，一急就餓了；「越窮的人骨頭越硬」，這話是將軍自己說的，現在是當場出彩。

「那邊齊人一拳被小二子躲過，小二子一拳，把齊人打得一個踉蹌，幾乎跌倒。」

天·花 (同時尖叫) 呵！

「其聲尖利，有如外國電影，衆人爲之掩耳。」

「牛魔王率隨從大漢二人趕來。」

齊 反了！反了！

牛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

齊 (喘息未定) 本將軍……

「齊人大模大樣，掏出名片，牛魔王接過去，點頭，兩人密談。」

「牛魔王端詳小二子，示意身後大漢，走近前。」

牛 你是什麼人？在這兒撒野！

二 我是三輪車夫，在這兒討車錢！

牛 有這樣討車錢的嗎？我這兒是什麼地方，將軍是什麼人，你好大的狗膽！

二 我……

〔小二子未及開言，被兩大漢將雙臂反剪。〕

二 （掙扎）你們要幹什麼？

牛 給我押到鎮上去！

〔小二子狂喊，溫老板同屠窮上前援救，被打倒。〕

〔兩大漢將小二子擁走。〕

牛 （怒喝）我這個地方准你們來作生意就是天大的恩典，你們還這麼不安分！

溫 牛大爺……

牛 少說話，我從來不要聽你們這些廢話！

屠 我們養家活口……

牛 窮鬼！我看見你就生氣！

〔牛魔王一脚將屠窮的花生籃子踢翻，花生撒了一地。〕

屠 （大哭）我要死！我情願死！

齊 想死麼？如今奸匪猖獗軍情緊急，我勸你們去當兵，死了也落得個光彩。

牛 你們犯了妨礙市容之罪，還不滾麼？想吃水龍頭麼？想吃槍子兒麼？想網到鎮公所裏去麼？

〔牛魔王氣勢逼人，溫老板同屠窮各自搶了籃子，扶持逃走。〕

牛 （檢起地上花生來吃）當酸灰的貨！

〔易根毛看得眼紅，牛魔王分食物給他，齊人怒，牛魔王也分給他，又分給眾人。〕

〔牛魔王遞名片給齊人。〕

齊 （向眾人）這是牛鎮長，當地紳士，這個花園的主人。這是盧總理，這是易總長，這是前任的京市長，這位是賽女士，這位是 Miss Hello，這位是 Miss 屠。

花 請問牛先生，你把那個三輪車夫網去怎麼辦？

易 我知道。（走近牛魔王）很理想很值錢的一個壯丁，不是嗎？

牛 我佩服您。

易 值多少錢？

牛 少說還不值兩百萬麼？

易 （伸手）我也有分麼？

牛 當然。我早想交您這個朋友，我們從長計議好麼？

易 可以。

「兩人握手，莫逆於心。」

易 密司屠，趕走了這羣窮鬼，園子裏就剩下我們這清一色的風雅之人了，這不要謝謝牛大紳士麼？

「屠金花兒嫣然一笑。」

賽 錯了，錯了，這兒還有個死鬼鍾馗呢。

易 我倒把他忘記了。

賽 鍾馗，鍾馗，把你的夥計都趕走了，你不心疼麼？

「大家感覺興趣湊上前去。」

齊 鍾馗，你若有靈，能起死回生，再與本將軍鬪法麼？

天 （跑過來，把手裏的半瓶汽水澆在石像的頭上）請你吃點汽水好麼？

「那石像像是被冷水一激受驚，突然震動。」

「天忽冥暗，有鬼嘯之聲。」

「女人們尖叫，逃走，鍾馗一手抓住了距離最近的賽楊妃。」

賽 （高叫）有鬼！

「大家大驚，大亂，紛紛隱匿。」

〔鍾馗蓬頭赤足，衣衫襤褸，一鬆手，把賽楊妃摔出多遠。

〔鍾馗欠伸，揉眼，倉皇四顧。

鍾 牛頭，馬面何在？

〔無人作聲。

鍾 軍師委屈居士，先鋒冤枉山人何在？

〔無人作聲。

鍾 牛頭馬面何在？

〔無人作聲。

鍾 嚮導地理鬼小二子何在？

〔無人作聲。

鍾 (自語) 我是喝了酒，醉了？酒能誤事，誤了我的大事了。

〔衆人悄悄出來，站在兩旁。

〔鍾馗睜眼看四週的人。

鍾 (恐怖) 這是什麼！是人？是鬼？

大家 是人。

鍾 你們穿的什麼衣服？



大家（各自不同的回答）中山裝。

西裝。

中裝。

袍子馬褂。

軍裝。

玻璃皮鞋。

Nylon 絲襪。

Plastic

鍾（搖手）不懂，不懂。

【鍾馗坐在凳上，大家作怪聲，咳嗽。

鍾（以手扶額）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讓我想一想。

【鍾馗忽然擡頭，起立。

鍾（對盧杞）你不是盧杞？不是那個翻下寶座的光桿兒皇帝麼？

盧 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那是我一時倒霉，如今我又坐上寶座去了。

鍾 坐得穩嗎？

盧 延年益壽，子孫萬代，穩得很，你放心罷。

鍾 (對京兆尹) 你不是那被紗帽壓死的京兆尹麼？

尹 是的，好在如今作官不要紗帽了。

鍾 要什麼呢？

尹 要條子，要洋房，要汽車。

鍾 什麼？什麼條子，洋房，汽車。

尹 (大笑) 鄉下人！鄉下人！

鍾 (對牛魔王) 你不是那良心喪盡的牛魔王麼？

牛 是我。

鍾 良心還在嗎？

牛 有良心的都失蹤的失蹤，落水的落水，作礮灰的作礮灰，(大吼) 我要良心作什麼？我要良心作什麼？

鍾 (對易根毛) 你就是那一毛不拔的易根毛麼？

易 我現在是易總長，主管財政。

鍾 還那麼一毛不拔麼？

易 作風略改。

鍾 如何改法？

易 主管財政，無非是弄幾個錢啦。如今我們發明了用鈔票，只要印鈔機轉幾轉，不是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麼？

鍾 就這麼簡單麼？

易 就這麼簡單。古時傳說，有搖錢樹，聚寶盆，如今的印鈔機，比起搖錢樹聚寶盆要利害得多了。

賽 不要聽他瞎說，他頂怕通貨膨脹了。

易 不要聽她瞎說，通貨膨脹是她們女人的事情。我只曉得水漲船高，我們是坐在船上的人，水漲得多高也淹不到我們。

鍾 噢。

易 （得意之至，演講）我爽性說明白了罷！其實我們不過是在作生意。商人作生意要本錢，我們不同的是作沒有本錢的生意；商人作生意賺錢沒有把握，可是我們做生意是有辦法，有把握，靠得住的，拿得穩的。

鍾 噢。

易 你猜是什麼道理？

鍾 猜不出。

易 （大笑）笨死了，笨死了。

花 我猜着了，因為你們是做官的呀！

大家 對極了！對極了！

鍾 （對金花兒）你們不是那三個夫人麼？一個賣國夫人，一個辱國夫人，一個亡國夫人。

賽·天·花 （同時大怒）賣國的，辱國的，亡國的，是我們女人麼？你能舉出證據來麼？我們女性受了幾千年的壓迫，如今不再作溫柔的綿羊了，要作兇猛的老虎了！你敢侮辱女性，你這個封建殘餘，腐敗的頑固分子！

〔鍾馗退走不迭。〕

〔鍾馗沈默良久，四顧茫茫。〕

鍾 （自語）我想起來了，我在金鑾殿上觸柱而死，在閻羅殿上受封捉鬼大神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如今我蓬頭散髮，赤手空拳，我的寶劍呢？我的笏版呢？（舉足）我的靴子呢？我的軍師呢？我的先鋒呢？我的牛頭馬面呢？（登高遠望）想當年我在人間捉鬼，如今怎麼遍地是鬼，一個人也沒有了？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人呢？人呢？

齊 （背着身子）本將軍知道：你的寶劍早生了鏽，你的笏版早發了霉，你的靴子早化了灰。你的軍師吃不完的苦，你的先鋒受不完的氣，你的牛你的馬一

輩子一輩子地賣苦力！

鍾 (猛回身) 那不是大言欺人的齊大將軍麼？

齊 (狂喊) 本將軍……

〔齊人回身，一張面孔變成一張白板，張手舞胸，跳躍上前。〕

鍾 (驚叫) 啊！

〔鍾遁後退，隱入山洞。〕

齊 出來！出來！

〔大家擁到洞口。〕

齊 (伸手去拖) 抓住了！抓住了！

〔大家幫忙去拖，拖出一雙手，一個人被拖了出來，是粉紅袍，絲襪衣，十指尖尖巧，歪帶絲頭巾的金鑲玉。〕

大家 (驚訝) 咦！

金 這不是姐夫？這不是娘子？……

〔金鑲玉同大家招呼。〕

賽 (飛奔過來) Darling

盧 小舅子，你從何而來？

金 我在這牡丹花下作了一千多年地下工作，爲的是找一個替身，謝天謝地齊大將軍嚇死了鍾馗，鍾馗既死，小生便活了，這世界又是我們的了。

尹 大將軍，佩服，佩服，但不知道將軍以什麼辦法嚇死了鍾馗？

齊 （取下臉上面具）就是它。

大家 它是什麼？

齊 它有個名堂，叫做「不要臉」，我若不要臉，誰能不怕我？鍾馗這種老古董，落伍分子，還不好收拾麼？

易 把這不要臉的作法告訴我，我們開一個店，專賣不要臉，豈不是又發一筆大財？

齊 本將軍完全可以考慮。

盧 小舅子，你來得好，明天是本姐夫的六十大慶，同人爲我舉行一個狗尾酒會，順便就作歡迎小舅子的大會好麼？

金 好極了。只是我不懂什麼叫狗尾酒會。

盧 Miss Hello 講給他聽好麼？

天 狗尾酒會是一種外國規矩，洋名叫 Dog Tail Party. 過生日叫狗尾酒會，還有牛尾酒會，豬尾酒會，雞尾酒會，都是我們中國最流行的。

賽 Darling，你如今是二十世紀的摩登人物了，吃的，穿的，玩的，鬧的，一樣一樣有得學呢。

盧 明年開了春，本姐夫去給你弄官費送你到美國去。

金 謝謝姐夫。恭逢大慶，小生無以為賀，敬獻錦旗一面，聊表舅子人情而已。

【金鑲玉袖中取出錦旗一面，展開，衆人上前看時：

【錦旗上四個金晃晃大字寫道「豈無此理」。

【大家互相道賀，恭喜之聲不絕。

【幕下。

## 跋

幼時在戲園子裏看大戲，一直對鍾馗這個角色有非常的好感，在「鍾馗嫁妹」裏，在「奇冤報」的「堆鬼」裏，鍾馗的丰神氣度，醜得可愛的樣子，給我的印象非常之深。

六年以前，我住在四川沿江的一個小城裏時，讀了煙霞散人的「斬鬼傳」，心中忽然一動，心想藉這個形式可以寫一個劇本。

隨後我偶爾構思，在心裏粗粗擬定一個輪廓，大致說：「鍾馗投考仲了狀元，因皇帝嫌他貌醜被黜，憤而自經；死後爲捉鬼大神，遍捉人間諸鬼。大功告成之後，喜極痛飲，大醉之下，成爲化石。千年後鍾馗醒來，見鬼蜮之輩復行盈滿天下，而且一個個道法高強，遠勝自己千萬倍，於是鍾馗大敗逃亡。」

朋友們對我的這個想法感到興趣的很多，都催我趕快寫；甚至馬彥祥兄屢次對外宣佈爲下一個劇目，並且要請前輩洪深先生飾演鍾馗一角；但是這個戲想想容易，把想像的變成具體便難於上青天了。我多次執筆，而多次頽然擱筆，其間我曾經有兩個月靜居在「秀絕天下」的峨眉山的雙飛橋清音閣畔，專心壹志要寫



好這個戲，而筆乖心違，一無是處，青山綠水，古木繁花，只留給我一片空白，我簡直無從塑造我的劇中人物，我只有自歎低能。

這證明了我是低能的，在抗戰勝利前後的三年裏除了寫完「奔月」的第一幕及一個不值一提的壞劇本「畫角春聲」之外，我沒有寫出一個戲。十年前我能在象牙塔裏夢想來日的歡愉，但今天置身於瘡痍滿目的十字街頭，耳聞目睹人間的罪惡與不幸，除了絕望的呼喊，此外便是四顧茫茫，便甚至對生之情趣都感到黯然而了；這樣的心情是不能創造出任何作品來的。

這次由於石揮，張伐，陳忠豪諸兄的敦促，在一個偶然的談話裏，我提到「捉鬼傳」的故事，便被他們定為一個月後的演出節目，我答應去寫，我知道時間是太過匆促的，詳細的節目甚至想都沒有去想，但我毫未考慮地答應了，爲的我要對自己獲得一個答案，看我還能不能寫出這個戲，寫不出這戲也許會就此改行，寫得出，算是意外的收穫。

這是一次痛苦而荒唐的工作，我幾乎全是寫了上一場纔去想下一場的故事，寫出一個人物時，毫無時間想到他的前途發展，當中更不幸生了一場病，很重的氣管炎，有三天倒在牀上坐都坐不起來，我是自詡十年來沒生過一場病的，可是這一回捉鬼被鬼迷，病了十天。

因此劇本後一半的寫作，有如拚命，寫鋼板油印的周望久先生坐在我旁邊，跟我一起熬夜，我寫一頁他抄一頁，似乎我在和他比賽，人變成了機器。

最苦的是在上演前第四天，我趕寫第三幕。十一月十三日夜我寫到清早四點鐘，而結果十六頁稿紙寫完，鑽入牛角尖，無法繼續，全部撕掉；重新再寫，又撕掉；天快亮時我幾乎是昏倒了睡去的。十四日一天不能起來，到下午索性出去玩，晚上十點鐘開始寫第三稿，到十五日天亮六點鐘完成，距離上演只有三天。這一夜我的太太呂恩坐在旁邊打毛線講笑話，沖淡我的疲勞，她的弟弟炳蟾幫我寫最後的油印，一齊白白累了一夜。

這樣苦趕，能寫出什麼好東西，真是只有天曉得的事情，然而到底我是寫完了，起碼暫時我不改行了。

這樣一個相當空洞的概念，在這短短的十幾天內得以具體的表現出來，我知道我真的該感謝誰。我該感謝的是我這個寶貝國家，這個社會，和我們的可憎惡的生活。不有那樣的長官，那樣的將軍，那樣的霸者，哪裏會產生出我的「捉鬼傳」中的衆家英雄？有一位朋友寫信給我說他最欣賞那位將軍，說我該是受當年的芳鄰影響太多之故，是真的。也有人說我不該太拿皇帝開玩笑，我問他，皇帝如果不是這樣，該是什麼樣呢？

至於那窮鬼，店老板，店小二，恕我無法在這裏使你們吐氣揚眉；這裏只是盟友，長官，將軍，霸者們的世界。你們，我們都有待加倍的努力，加倍的反抗纔有生路，此刻正不必灰心。這第三幕是活的，不是定局。自由，復仇，那是屬於第四幕裏的戲，這戲得我們大家來寫。

上海冷起來了，東方未明，天容如墨，新鬼煩冤舊鬼哭，天陰雨溼聲啾啾；瞻顧寰宇，殺氣沖霄，民生瀕死，干戈方興，執筆至此，不覺毛骨悚然了。

三十五年歲暮上海

附記：「捉鬼傳」在上海的這次演出，丁聰兄的裝置，服裝及人物的造型設計的功，爲這戲平添無限光彩；這是他同我在「正氣歌」「牛郎織女」「少年遊」之後第四次的合作，我在這裏特別記下，表示我的感激。

本書專供閱讀之用，作者保留轉載，翻譯，演出，改編，廣播，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。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，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，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，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。

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。  
本劇作者各地代理人通訊處如下：

上海：開明書店轉作者本人

北平：東交民巷瑞金大樓新民報社馬彥祥先生

重慶：中一路新民報社楊鍾岫先生

昆明：郵政十四號信箱孟浪先生

南京：白下路中國農民銀行吳皋先生

# 吳祖光劇集

## 風雪夜歸人

這是最滿意的一個劇本。因為這裏有他最熟悉的事，最愛好的人。這個劇本裏，作者寫一羣不自覺的

好人在現實的人生裏的形形色色，他們受風辱，遭鄙視，他們貧苦，窮困……但是儘有些幫助窮朋友，幫助跟自己一樣受苦受難的朋友的人。

## 牛郎織女

吳祖光先生為我們創造了這個悲歡離合的幻想故事，跟過去流傳下來的神話不盡相同，然而美麗，動人，像個迷人的夢。這個劇本曾在各地上演，極受觀眾的歡迎，因為它是更適合於歌劇的題材，現在又由作者寫成詩劇。

本劇取材民間神話，以鍾馗捉鬼為背景，反映出社會的各種醜態。這裏所捉的各種鬼，風流鬼，紗帽鬼，不要臉的鬼，喪良心的鬼，其實就生活在你我之間。戲裏的鍾馗捉鬼，沒有把鬼全部肅清就喝醉了，於是羣鬼又瀰漫乾坤，等他醒來，已經捉不勝捉，這告訴我們捉鬼必須不斷努力。

## 捉鬼傳

本劇取材於「水滸」中林沖誤入白虎堂，刺配滄州道，火燒草料場，風雪山神廟及魯智深大鬧野猪林故事。全劇充滿對被迫害者的同情，和對強暴者的憎恨。

## 林沖夜奔

本劇取材於「水滸」中林沖誤入白虎堂，刺配滄州道，火燒草料場，風雪山神廟及魯智深大鬧野猪林故事。全劇充滿對被迫害者的同情，和對強暴者的憎恨。

**嫦娥奔月**  
作者通過美妙的藝術手法和如夢的懷古幽情，寫成這個劇本。它喚回我們兒時的記憶，記起老祖母講過的傳奇故事：嫦娥是絕代美人，后羿是蓋世英雄。但是作者點破了我們的幻夢，叫我們正視現實，出現在這劇本裏的嫦娥是醋慕虛榮，后羿是專制而又暴戾。

五〇

漢的境地，出現在他筆下的林沖是好的活人。

五〇

## 少年遊

作者是年青的，寫的又是青年人的活動，據說裏面還有氣，像一首清麗的詩篇，像一首雄壯的歌曲。從這裏可以看到北平淪陷以後，愛國的學生怎樣用青春的熱力創造了新中國的希望。而且，這劇本在故事的安排上，人性的表現上，都盡了藝術的能事。年來以學生界情形為題材的劇本很少，這劇本就更加可貴了。

宋朝末年，權臣誤國，元兵乘機攻入國都，忠臣文天祥被捕，囚禁三年，不屈而死。這種忠義之氣不但令人感泣，更象徵着中華民族互古長存的偉大國魂。本劇寫的就是這一段故事。

## 正氣歌

宋朝末年，權臣誤國，元兵乘機攻入國都，忠臣文天祥被捕，囚禁三年，不屈而死。這種忠義之氣不但令人感泣，更象徵着中華民族互古長存的偉大國魂。本劇寫的就是這一段故事。

# 開明書店印行

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數發售

# 法西斯細菌

五五・〇 【劇幕五】

這個五幕劇的主角是一個善良的醫學博士，細菌學者，他相信醫學的超然性，埋頭研究，不問外事。可是法西斯強盜把他趕出實驗室，使他看到了滿目瘡痍的世界。跟着戰爭來的，不僅是自然的疫病的流傳，人爲的細菌彈的散布，而且戰爭本身每天也殺害無數的人，比任何細菌還利害。這裏啓示了一個真理：「法西斯與科學不兩立」。科學家必須先做撲滅「法西斯細菌」的工作。

\*\*\*\*\*  
夏衍劇作集  
\*\*\*\*\*

【劇幕四】

## 防 心

五四・〇

這個劇本寫上海淪陷後文化界的情形。上海雖然淪陷，五百萬上海人心裏的防線可沒有放棄，上海文化人的責任就是守住那條防線，使人心不死，使上海人在精神上永遠不被征服。作者爲我們展開了一幅生動的畫面，讓我們看到上海的文化人怎樣和敵僞鬥爭，在艱苦的環境中堅守着那條光榮的防線。

【劇幕四】

## 愁 城 記

本劇以上海知識青年的生活爲題材，寫一對善良的男女怎樣從小圈子斷然跳到大圈子去。作者在卷首引川子莊子的名言：「泉涸魚相處於陸，相濡以沫，相煦以濕，不若相忘於江湖。」這本書對於小圈子傾向仍舊十分普遍的現代青年，是一個有力的針砭。

◀ 五四・〇 ▶

## 開明書店印行

以上各書定價均照業同規定倍數發售

# 捉 鬼 傳

民國三十三年四月月初版  
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再版

每冊定價·〇六〇

印刷者	發行者	著作者
開明書店	開明書店 <small>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</small>	吳祖光

有著作權 \* 不准翻印

(78 P.)K

捉



6
-18